清儒學案

世董

口 12
3276
12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12

清儒學案卷二十四　天津徐世昌

白山學案

徽州學派開自江戴白山生二公前不假師承獨能鉤深致遠發明新義四庫徵書東原屬當事訪得字詁義府二帙獻之白山著述不至湮沒者東原力也述白山學案

黃先生生

黃生字扶孟一字黃生號白山歙縣人明諸生淹貫羣籍於六書訓詁尤有專長嘗著字詁一卷根據奧博與穿鑿者迥殊又著義府二卷凡經史子集以至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鄱道元水經注所載古碑陶宏景周子良冥通記訓詁及別教之書其古音古訓皆爲考證論者謂其書不在方密之通雅下生平

著述好以古人書名其書又有論衡及識林二種葉書一卷杜詩說十二卷一木堂詩稾十二卷文稾十八卷內稾二十五卷外稾三十卷一木堂字書四部雜書十六種古文正始經世名文文筏三十卷詩筏二十卷又有三禮會纂三傳會纂等書惜多不傳 參史傳 四庫總目 徽州府志 黃承吉撰字詁義府合按後序

字詁

兄

兄字說文以爲長者蓋謂以言語教誨其子弟故字从口此鑿也以長誨少父師皆可何必定兄愚以爲當从兒省會意兒象小兒頭囟未合形兄長於弟則囟合矣故作兄六書正義 欽吳元滿著知不从口而遂改作兄亦妄

冂鼏鉉

說文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鼏七个郎易玉鉉大吉也按考工記鼏作扃則知說文鼏字正當作鼏諧凡聲後人誤傳寫从八因加以莫狄切失之遠矣　又按轄訓鍵也鍵訓鉉也一曰車轄鉉訓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詳轄鍵鉉三字互訓疑鼏爲舉鼎之物鉉特其鍵耳用鼏橫貫鼎耳加鉉以舉鼏端之空使不脫出如車軸之有轄門戶之有鍵其用一也故字從金若與鼏爲一物則不宜从金矣三代名物至漢已大變易宜許不及見此物故訓辭反覆不一然他訓既互發而本訓語反鶻突何也

弗

弗弗敶勠費六字音同讀近方音之不

弗說文訓橋也从丿从𠕋从韋省分勿切弗字說文不收弼訓輔也重也从弓丙聲敶彌費皆重文彌字余考其文六字當卽

一字所謂弗者卽詩秦風竹閉緄縢之閉以竹爲之而以繩約於弛弓之裏所以檠弓體使正也今謂之弓牀弗字从弓丿不成字指其事也弛則从二弓一反一正檠弓者先反而後正此會意也弛有匡正之意故借爲輔弼字古者繡其形於裳以備章服之制亦取輔弼爲義黻注兩己相背取其辨此妄說也第此字重文多而借義廣故後世遂分爲二字弛字竟以罕用而廢獨見米氏一印米名芾字元章弼本借義無正字故書古文邶成五服詩佛時仔肩孟子法家拂士荀子諫爭輔拂通行借用壬正義反爲借義所奪因不知蓋卽取章服之義弗尚爲不然之辭所從詩用閉固非儀禮之作鞸亦謬非皮革之物不當从韋伯温知其失而以必字當之乃似是而非也弗之从弓於義較明而周不取繇不知古音故

鱓

俗有鱔魚古無其字故借鱓徒何切轉音常演切淮南子云鱓似蛇荀子云蟹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是也又或借鱣張連切轉音常演切後漢書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韓非說苑皆云鱣似蛇是也顏氏家訓云銜三鱓魚假借作鱣鮪之鱣俗因謂之鱣魚此顏但知鱣之爲借音而不知鱓之亦借音也漢注誤以張連切之鱣爲釋羅願爾雅翼力辯其誤又梁韋林戲作鮎表省鱣作鮎亦通酉陽雜俎載此賦誤書鮎作鮎篇海一並收之徒增後人之惑

齊

古書字尚簡故齋齌齎齊齏躋劑等字通借用齊禮齊衰孟齊疏之服本作齌玉藻趨以采齊本作薺周禮醢人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本作齏禮記樂記地氣上齊本作躋周禮酒正五齊三酒

考工記金有六齊本作劑又火齊才詣切珠名言其色如金之在劑也又尚書大傳多聞而齊給鄭注疾也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斐駟云徇疾齊速當讀爲資資給也言天性捷給也今讀本音似誤

一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强名曰道以立造化之根以成萬事萬物之紀萬事萬物其數莫殫歸根復命必統於一一也者又道之別名也在易曰極在書曰中極言至中言央皆一也天地萬物之數賾而不可紀聖人者出始制文字以成萬世之用天地之祕洩三才之紀立矣許愼氏創爲說文解字一書分別部居始一終亥其中以類相從一者數之始亥者數之凡亥猶該也井然粲然有條而不紊誠宇宙一大計簿也後之人輒亂其次以五音韻譜目之而許公之旨全失非是書之一厄乎

奐偠嫕懦輭

說文奐而伪切稍前大也讀若畏偠於計切弱也嫕而沇切好貌鉉等按切韻又音奴困切今俗作嫩非是需相俞切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輭泥展切轢也俗書偠作輭又作軟輭字合取奐輭而成軟字則輭之譌省也輭本訓轢卽今俗書碾字音訓並不同誤偠爲軟自玉篇始今按說文之訓則物之弱者曰奐人之弱者爲偠此其分兩字意也然史漢諸書於前數字又多借用是以後人反切亦從而互譌如史記之言選蠕觀望後漢清河王傳選懦之恩又西羌傳公卿選懦此借蠕懦爲偠字也如考工記鮑人脆脂之則需又弓人薄其帑則需此以需爲奐字也如莊子之言以濡弱謙下爲表此以濡爲懦字也舊讀爲奐非如考工記

輈人言馬不契需此以需爲懦字也舊乃亂切非漢書武帝紀坐畏傞棄市此以傞爲傞字也說文無此字注音如掾乃管二反韻會收入翰韻音奴亂切並非說文傞本而沇切孫氏乃音奴亂切嫷本奴困切孫氏乃音而沇切儒本音奴臥切孫氏乃音人朱切諸字既以涸借亂形復以誤音涸聲造次尋之正未易辨

屘

周禮玉人注瓚讀爲餐屘之屘則旦切疏漢時有膏屘此本內則注狠臍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屘按字从半犀與則旦之聲不近疑从犀省犀初限切作屘字而膏屘之爲物則似說文之饘以羹澆食也篇海註屘卽古文饘屘諸延切厚粥也又則肝切此可知屘卽饘屘之譌省耳其以屘爲諸延切者由誤讀內則釋文酏讀爲餐之然反屘又作餐並之然反此蓋明酏屘二字當並讀爲餐非謂屘卽餐字也若以諸延切屘何以處玉人注之餐屘哉膏屘釋名作膏饘

賸

說文賸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孫音以證切按賸字俗作剩實證切物相增加卽餘剩之義曰送曰副則義與媵說文作倂涸孫之以證切但爲次義之音非初義之音徐鉉音切悉取孫愐唐韻凡許其二義者徐止切一音後人承之多致訛謬韻會於徑韻兩出賸字則當分注兩義可也乃於實證切之下但云益也餘也詳見本韻而以證切之下既引徐鍇本說文爲注又引廣韻云長也增韻冗長也益也餘也唐書殘膏賸馥則是以餘賸之義從媵送之音可乎

以

古作㠯象以氣出形語詞也凡訓由訓用訓與訓因皆以聲近而借書

大禹謨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从用爲聲昭十三年左傳魯故之以史記商君列傳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此從由爲聲論語以吾一日長乎爾無我以也（因我爲爾師故不敢盡言戒其勿如此也）易乾象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法天之行因自强不息諸卦大象倣此）史記高本紀贊忠之敝小人以野此從因爲聲詩召南之子歸不我以（注猶與也）書金縢天大雷電以風論語使民敬忠以勸此從與爲聲若考工記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則但爲轉語詞與而通用或叩由用因與聲近之義曰馮衍顯志賦願橫逝而無由上叶來者不可與期參同契蠢動莫不由上叶月月相擅持權與樹根基是由古音夷也（陸機賦旋皇輿於夷庚卽詩之庚）易豐九三終不可用叶不可大事又剝上九終不可用叶民所載是用（古與庸同）古亦音夷也古眞文多與支齊通如寅同胰賁音墳讀賁（音肥）敦讀敦（音堆）軍生暉斤生旂是因亦可音依也古魚模亦與支齊通如鼠爲施（上聲史記首鼠兩端後漢鄧訓傳作首施蓋音轉）諸爲之母叶屺（詩魏風）居讀基（檀弓）是與亦可音以也

巢

封禪書巢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角共抵之獸說文巢禾也司馬相如曰巢一莖六穗史記注徐廣云巢瑞禾也索隱引鄭德云巢擇也又引說文嘉禾一名巢字林禾一莖六穗謂之巢也漢書本傳但作導注鄭氏云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按漢時相如揚雄皆通古文許氏多取其說此巢字特引相如則知封禪本作巢漢書導字或傳寫之誤爾索隱引鄭訓釋巢字乃知相如自以擇米爲巢而以爲嘉禾之名則諸家皆承說文之誤也（據索隱所引則今說文訓內脫一嘉字）又按導字本訓引

無擇義漢少府導官主擇米以導爲擇必漢時之通語特相如識其本字宜爲導耳後遂通作導釋名導所以櫟鬢齊主衣中玉導古擇米必有其器櫟鬢之器似之故以爲名唐百官志有藥官令尚用此藥字

無字之音

方言有有音無字者經典多借字以寄其音如毛詩夜如何其及彼其之子二其字皆當讀基濁音檀弓何居字當讀本聲渴音（按柬哲補亡詩中云彼其之子易其作居益信其字不音記矣　書若之何其讀如字亦誤）蓋何其何居皆發問之助語詞二音皆無正字故寄聲於其居之間若彼其係指他人之詞猶今人之稱渠（此字亦呼在居渠之間）也注家於何其音基於何居音姬而不發其借音之義既已迷誤後人若彼其之其音記則謬之甚矣（禮表記引詩作彼記之子）至外國之音以中國之字譯之如康居龜茲可汗之類居當讀居濁音不得竟讀爲渠龜茲當讀鳩茲濁音不得逕讀爲丘慈可音當近酷汗當讀平聲清音不得逕讀爲克寒（又休屠匈奴王號舊音忻除休當讀本聲濁音屠當讀諸濁音）蓋譯語本無正字故古人借字以寄音不然何不逕以康居丘慈克寒譯其語乎（凡言讀如某字濁音者本字皆無濁音此所謂無字之音也能熟辨字母之清濁卽得之矣）

干

晉人帖云淡悶干漚楊升庵曰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予謂此用修好古之過痰字古誠未有若乾字詩之乾餱春秋傳之乾溪易之乾胏豈得謂其非古而必干字爲古乎干本干櫓之干借爲水際之干易鴻漸于干鄭注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此指水旁乾地而言故乾濕之乾亦可借用干字予又考後漢書獨行傳云明堂之奠干飯寒水

此又在晉人之先矣用修語本黃伯思東觀餘論

義府

毳毛

說文引書鳥獸氄毛作毳毛而尹人勇二切鄭注周禮司裘仲秋鳥獸毳毳毳卽毳字之誤陸直音毛非也書云仲秋毛毳仲冬毳毛鄭引釋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此兼詞耳本注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蓋鳥獸毛至冬益豐厚可用故鄭云然經言仲秋未必以秋爲限也後人以其本釋仲秋不當牽仲冬爲說故書毳爲毳卽毳音毛以就尚書鳥獸毛毳之文此昧理之甚者集韻因收毳字與毛重文韻會亦仍其失凡後世俗字一增皆由輯字書者胸無涇渭止務博收故也尚書通行本皆作氄毛音周禮者或不知鄭從古本又字誤爲毳故昧其音

血流漂杵

周書泰誓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作漂鹵陳琳檄文作漂櫓鹵同大盾也二語皆本周書以理推之櫓者軍中所宜有杵非軍中所宜有也予因悟杵卽古文舂字本單作午加木爲大盾之杵卽古諧午敞呂切聲穿母諧來母詳見諧聲譜後借午爲午未之午疑古切又借杵爲舂杵之杵敞呂切因續制櫓字以代之通用惟周書尚作杵蓋舂杵亦器用之類注家依此作解所以存而不易若賈陳作櫓鹵是尚知杵卽櫓字耳

乙

禮記內則魚去乙鄭注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頰旁狀如篆乙字食之鯁人不可出此說鑿甚凡骨皆能鯁何獨頰骨且禮經豈專爲鰫魚戒耶按爾雅魚腸謂之乙內則當指此耳

鞮鞻

周禮春官鞮鞻注音低屢氏掌外國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東方曰韎曰侏離北方曰禁南方曰任西方曰𠊎鄭云鞮鞻外國舞者所扉予謂鞮鞻當音低婁反語卽爲兜離班固兩都賦作此字兜離轉音爲侏離本書前云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蓋韎師掌教舞鞮鞻氏兼教聲歌各舉一方爲名互見之義也韎師職有韎樂字故鄭不生異說不然又將以韎爲服飾之屬矣鄭引外國之樂而不知鞮鞻卽侏離者漢人未知翻紐之法故也

易叶韻

易剝之上九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與上文災尤載三韻不叶又豐之九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與上文災志事三韻不叶予謂由字訓用若讀用爲由叶音怡卽可叶矣疑古用有由音

祿

呂氏春秋忠廉篇狄人衛食懿公之肉舍肝宏演啼曰臣請爲祿按祿當卽古表字表外衣也宏演剖胸納公之肝言不忍使其暴露如以衣襲之也詩唐風素衣朱祿蒲沃切疑朱爲表衣而素則其裏毛云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說文訓黼領亦引此詩按毛語出禮郊特牲彼文無祿字似不得引以爲解且曰中衣則與宏演納肝之意相左又豈可言臣請爲領乎

勃鞮

左傳僖二十五寺人勃鞮注卽寺人披按披卽勃鞮二合音緩言之則曰勃鞮急言之則曰披由語有緩急非人有二名衛將軍文子名木檀弓作彌牟與此同

請庚之

檀弓請庚之庚道也注訓償未安左傳以塞夷庚詩序由庚萬物各

由其道也申詳意謂既已犯人之禾請遂買此地闢爲孔道（買地意從下文映出）蓋欲掩過以說如字於民子皐曉之以爲買道而葬固所以恤民但以吾爲邑長於此幸無得罪於上下斯可耳獨不思後此宰邑者難爲繼乎蓋成民頑獷易玩其上治之者宜用威不宜用惠也哭則呼名兄死不哀孔子墮三都獨成不肯下此其頑梗難治之證

廉

周禮天官以六計弊羣吏如廉善廉能之類此廉字作察字解正借作規古借用廉耳後世廉訪使之名取義於此今人通作貪廉之廉其解殊誤然貪廉二字亦有說廉非對貪而言乃對庸而言也蓋山石之有棱角者謂之廉故人之風采凝峻者以此爲目孟子云頑夫廉石之無棱角者謂之頑石二字正是相反也注云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是又牽察義爲訓矣

出於其類

孟子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猶產也左傳云我之自出是也此句承上類字轉下拔萃句非高出之謂

夫里之布

孟子無夫里之布謂夫布里布也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又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二布並見周禮趙氏但取載師入注而遺閭師之文集註因之四書辨正以爲朱子偶未深考遂以夫家之征當之不知朱本沿趙誤耳趙或以夫布即夫家之征故不另引然當體本文只以二布解之爲是

其揆一也

孟子其揆一也揆古作癸所以度地之器也（如今之量之）此字作實

用言聖人雖有遠近先後之殊而其揆則歸於一也孔安國書傳敍其歸一揆與此語同

施施從外來

詩王風將其來施施毛傳難進之意鄭箋紓行之貌以詩注觀之則孟子施施從外來形容齊人醉歸欹斜偃蹇之狀可掬矣趙注喜悅之意朱因之云喜悅自得之意詳施字於喜義不近及觀韻會訛字釋云自得之意乃知趙讀施爲訛故有此訓施施用詩訓自佳不必借訛義也

蒲盧

中庸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陸佃埤雅以爲瓠之細腰者得之以爲蒲蓽者固非以爲土蜂者尤謬蓋蜂以細腰故亦有蒲盧之名此處則指地之所植者言耳蒲蓽雖易生第不須種植瓠是種植所生之物始與上文樹字相應故沈括說亦似是而非

司中

周禮有司中司命二神始不解司中之義偶讀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乃知中卽指此沖氣而言沖氣以爲和謂陰陽兩相和合不偏不褊人得之以生此所以爲萬物之靈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意與老子合（古人不分性命爲二物故通謂之中）書所謂和衷降衷左氏所謂天誘其衷皆指此（中衷古通用）又左傳載劉子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卽天命謂性之意（謂性爲中）又檀弓云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此亦謂性爲中注訓中爲身非也）又國語云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此中字正與司中之中合蓋司中司命二神卽今俗所謂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是也司中主生司命主死故

並祀之左執右執云者猶言生殺在其柄如司中司命之神凡大人小兒之命皆得主之耳 本註解中爲身亦誤又孫思邈詩恐當時已有此語 南宮庭名北斗落籍玩殤宮二字

信信

信古通借爲申字易繫辭屈信相感孟子屈而不信是也按詩周頌有客信信毛注再宿曰信予謂當讀爲申申之訓重卽再宿義注家知訓爲再宿而不知讀爲申何歟

兌

兌古悅字禮學記引尚書說命作兌是也詩大雅緜柞棫拔矣行道兌 陸吐外徒外二切毛云成蹊也 矣言道路通則柞棫之木挺拔而生行者皆喜悅也又大雅皇矣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陸徒外切毛易直也 兌卽茂盛之意漢武故事云體常壯悅體盛曰壯色盛曰悅松柏之兌亦此義注中音釋並誤 戴侗亦辨其非

噍殺

禮記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漢書禮樂志作纖微憔悴之音按噍殺當卽讀爲憔悴故漢人用其本字耳志注疑作急急微亦不成語乃知古本作纖微

敔 圉 雅

周禮小師注柷如漆桶中有椎敔木虎也郭注爾雅蔡注尚書皆本此爲說又笙師春牘應雅以教祴樂先鄭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組疏畫後鄭云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按先鄭所說三

器狀不甚殊且應大似後鄭所說之柷周頌應田縣鼓後鄭以應爲小鼓（爾雅亦云然）無由此應別是一物徒取其築地爲節何必用三器若是之不憚煩乎愚意應卽周頌之應牘卽柷而雅卽敔爾牘（徒谷切）之爲柷（昌六切）亦如田之爲陳休之爲屠（休屠音廚隊之爲墜雅之爲敔亦如迓之爲迎爲逆（語有輕重其實一義）騶牙之爲騶吾允吾之爲鉛牙古字多可通用如此則牘應雅三器各得其所矣

鼷鼠豹文

爾雅豹文鼷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云出爾雅許氏說文鼷豹文鼠也與郭說異按本書豹文二字在鼷鼠之下鼷鼠之上郭以爲鼷鼠是以二字下屬也許以爲鼷鼠是以二字上屬也然詳前後文勢當以上屬爲是

郭因終對而誤說文不誤也

附錄

先生辨正諸書如論古文尚書非原書在閻百詩前解孟子氣次焉爲次舍在毛西河前解咿嘔咿嗌爲多言在朱竹君前以追鑿之追卽考工記梪氏之隧在江愼修前以畢郢爲畢程在劉端臨前以爾雅豹文鼷鼠謂說文二字屬上在邵二雲前以書塗炭爲染汙在王西莊前以易嚏前以易艮之寅當从肉而通胂在段若膺前以坤字作巛爲借用在王伯申前隨舉十端先生之學可謂夐絕矣（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白山家學

黃先生承吉

黃承吉字謙牧號春谷白山族孫寄籍江都嘉慶乙丑進士補廣西興安知縣再署岑溪時有乙爲甲傭忽告歸不至乙妻子控甲因鬬斃乙先生察甲辭色非殺人者究得乙匿於廣東羅定州欲以詐甲財遣役捕獲之甲冤始白尋以事罷歸幼聰敏博綜兩漢諸儒論說兼通麻算與同里江子屏焦理堂李濱石友善以經義相切劘有江焦黃李之目其著述校證經史多曠識嘗以司馬遷爲孟子後尊聖道明六經第一人而揚雄謂遷行不副文是非謬於聖人班固助雄抑遷以爲己地卽以其語爲遷傳贊漢書本不應爲雄立傳固特變吏例全錄雄自序爲傳遂於仕莽事略不及因並論雄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設勸風二字貶賦就以誣陷司馬相如追序甘泉賦自謂風戒其實通篇皆以崑崙訣頌趙昭儀所作太玄自謂合天應麻然皆臆數與天麻不合著文說十一篇以辨正之總三十餘萬言阮文達稱其正文章明臣節卓然必傳又有經說讀周官記讀毛詩記夢陔堂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道光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參阮元撰墓志

文集

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

曩與孟瞻書謂凡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而語簡未明今爲申其說曰六書之中諧聲之字爲多諧聲之字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於聲凡字之以某爲聲者皆原起於右旁之聲義以制字是爲諸字所起之綱其在左之偏旁部分或偏旁在右在上之類皆同則卽由綱之聲義而分爲某事某物之目綱同而目異目異而綱實同如右旁爲某聲義之綱而其事物若屬於水則其

左加以水旁而爲目若屬於木火土金則加以木火土金之旁
而爲目若屬於天時人事則加以天時人事之旁而爲目若屬
於草木禽魚則加以草木禽魚之旁而爲目其大較也蓋古人
之制偏旁原以爲一聲義中分屬之目而非爲此字聲義從出
之綱綱爲母而目爲子凡制字所以然之原義未有不起於綱
者古者事物未若後世之繁且於各事各物未嘗一一制字要
以凡字皆起於聲任舉一字聞其聲卽已通知其義是以古書
凡同聲之字但舉其右旁之綱之聲不必拘於左旁之目之迹
而皆可通用並有不必舉其右旁爲聲之本字而任舉其同聲
之字卽可用爲同義者蓋凡字
義在是是以義起於聲後人見
借其實古人原非假借據字直

原用其綱而目則可別可不別古人初不料後人之不喻乎綱
也至後世事物日繁則必須逐目區分以免混淆歧誤是以制
字日多日別而用字乃重目而不重綱於是必拘拘於左旁之
目之迹此乃後世不得不然之勢然習之已久遂不復知右旁
之聲之爲綱而其意轉以綱領爲繫於左之偏旁矣是沿流而
昧其源可以論今而不可以論古者也後世之尙論者大率溯
至漢世遂以爲古烏知漢世所傳之聲卽已近今者多近古者
少蓋古者列國方言各異運舌參差漢以一統延歷有年乃使
眾聲歸於畫一東京音讀尤與今日大抵相同厥後歷代相傳
遂無多異說文所定盡屬今音參差蓋寡然卽說文亦但知某
字爲从某聲而不知其聲之卽義夫使非聲之卽義何以某字
必當从乎某聲何以某聲必當繫乎某字此其至易明者說文

未及乎此不得謂許氏旣已知之也且說文內有从某某亦聲之例夫从某者言其義也某亦聲者言其聲也如果知聲之卽義安用更分兩說旣以此字分爲兩說是謂此字所从之字有義而復有聲則可見謂他字所从之聲但有聲而無義也則可見許氏之未審也在許氏當字體積儆之時極欲挽其合一以救異歧故特設立部居主於左旁之是正是爲繼往開來之統始至其於右旁則但審定其畫一之爲何聲而不復問其所以爲聲之故由其學主於彼遂疎於此主於繼往以開來而非一力追乎繼往蓋明乎右旁聲義之說則凡同聲之字多可通用通用者繼往之學許書惟不主通用是以爲說文也若右旁聲義之說乃正與許意相違者宜許氏之不致力於此也夫說文之所謂假借與古書通用之例迥殊若如說文則字無通用之例必如本無其字之令長而後爲假借然古書通用之字明明具在安得執說文而議以爲非故必知凡字義皆起於聲然後知古人通用原爲當日泛常之事有本之學並非率爾而書正不得以說文之所無繩古書之所有乃說文之不主於通用者旣不知右旁聲義之所以然卽諸儒之習言通用者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則古人造字之源其精義蓋已泯矣逮至後世字書日出音義日多大率泥於迹象莫不執其左旁之膠見以爲某是某非甚至注家妄破古書所用原綱聲義之字以從其後見而不自知其蔽夫後世之學之不可以律今且古人制字之義必起於聲者何也蓋語原自性生而字本從言起嬰兒甫通人語未識字而已解言而所解之言卽是字可見字從言制也呼雞爲鼆使犬爲嗾雞犬何知有字而

聞之皆應而呼使之聲卽是字可見字從言制也從言制卽是
從聲制可見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也由聲而有字由字而後
加以偏旁偏旁原卽是字然必先取此字而後以偏旁加之則
可見凡制字必以爲聲之字立義在前而所加之偏旁在後如
是安得右旁之聲義不爲綱而左旁不爲目乎然則安有目而
不統系於綱者乎此又其至易明者也或謂此右旁爲綱之說
如果其說確不可易則是古人制字之本在是矣何以其義乃
不列於六書之中而人未喻也說文之
形聲周禮鄭司農注謂之諧聲諧聲者諧其聲也正謂以義與
聲相和相適而所加偏旁又與此聲義相和相適是以謂之諧
不然義既與聲兩不相附則右旁無所謂諧以聲義兩不相附
之字而任加以偏旁則是偏旁與从聲之字並非必不可移之

繫屬則左旁與右旁亦無所謂諧然則所謂諧者安在乎諧聲
漢書藝文志則謂之象聲其目列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四者皆
謂之象則象聲者乃象其聲也象乃虛義而非形象之實字如
說文所謂形聲者也象之義卽周禮注之諧謂右旁之字其義
與聲相象而左之偏旁又與右旁之聲義相象象者像也似也
言右旁之字既義與聲原相配合偏旁又與此聲義相配合故
謂之像似也正目之與綱像似所謂見右旁之綱卽知左旁之
目也此正右旁爲綱之說明明顯列於六書也乃說文不曰諧
聲象聲而謂之形聲以形聲二字對待則是左自爲形而右自
爲聲而並無相諧相象兩相關合之義既不兩相關合則左之
此形何以必當从右之此聲豈不但立一偏旁而其右竟可隨
舉一字以爲聲乎若曰不然也何以不見說文有左右兩相關

合之字義如所謂諧象者也又何以全部說文皆不見有兩相關合之語意也且左旁者偏旁而已偏旁有形有不形安得皆謂之形況六書中既有象形之一目矣安得又出一形字致令例號混淆是許氏形字先已未審至其所綴以事爲名取譬相成二語自必傳自古先在作此二語者原謂以左旁之事爲名而取譬於右旁之聲義以相成譬者喻也言見彼則喻乎此卽所謂象而像似也相成者卽所謂諧也其言正是左右相關聲義相衝之精意而吾竊見許氏之意則但解其形迹乃謂江河之字以水爲名譬其聲如工可而不問其譬聲工可之所以然是故段注亦如是解之何以知許意之如是以其全書皆不見有左右相關之意而知之以其有从某某亦聲之例而知之以其上文冠以形聲對待之目而知之蓋許氏以左爲形而右爲聲則已先立於聲義兩不相關之地以形與聲對待相當則已失乎綱輕目重之義要之非綱則目無由出乃可以一語而明者故必當正形聲之名如周禮注漢書之所謂諧聲象聲者而因聲起義之說乃明然卽二書之所謂諧聲象聲者竊謂亦非司農孟堅實知其所以然之故爲由於右旁之聲義又合以左之偏旁而後爲諧象也不過司農所承於古者其字爲諧孟堅之承於古者其字爲象非如許氏所傳之形字耳蓋自秦坑火後而古人制字之精意有傳有不傳若右旁因聲起義之說則至漢而已失其傳者是以漢儒皆不知之豈漢儒之學有不逮歟不過師承所未及耳何以見漢儒之皆不知設令知之豈有不呈見於其他所著傳注訓釋之中者乃觀於漢儒所解一切經義小學從無一二略舉其凡而反形其漠不相入卽可見其

皆不知也惟予觀近人三十年來所著之書漸有研及於右旁之義與全字之義相體合者然亦不過一二人略見端倪三數字稍循迹象即有窺見左旁之義繫於右旁之聲者乃其所謂聲者仍不過右旁之義謂其全字之義關合於右旁爲聲之半邊耳雖曰聲猶是義也若夫制字之源由於右旁聲義之所以然曁乎凡爲此聲皆爲此義之精意則尚絕無幾微之呈見固不得以彼混此謂是其說已有發明然即近人所喻之端倪迹象已爲漢晉以來所未有由是而充之以進求乎古人制字因聲爲義之本始而使聖學益明則我朝文教經訓之尊敷有以啟洩之也夫予謂此說雖漢儒不知及近人所窺亦不過稍萌端迹然則將謂予之所見有以過人歟非也予所以知之者予本歙人而生長於揚習爲揚歙兩地之言實知方音運舌之不同乃正古音聲所以遷流之故於是於古聲之不能通於今者往往輒能喻之不似他人但爲一地之音而無由以喻是以每讀書研字乃覺聲無不合之義義無不合之聲任取一字鮮不見其聲義相關及求之古書都無不合初不至鑿空無據此予所以領悟之故由於適然之值並非予之淺學反可發千古之蒙也予亦近有著書藉以實陳證據俟書成後或可質疑於當世爾是故凡讀書研字者不可不明制字之綱苟能隨字逐明其綱則即聲義了然於心既爲此聲必爲此義既知此字右旁之聲義如此即知彼字同於此字之右旁其聲義亦必如此不過異於隨事隨物之目之小別若是則凡所遇古人注釋訓詁之字即可知其所訓爲其字之初義爲繼起之義爲旁通之義甚至有由初義引伸而遂爲遷轉以至於相反之義皆可洞徹

而無不明至於誤解之義亦卽可燭見而無所遁更不至隨波逐流見有先儒訓釋異同輒貿貿然是非莫辨以至兩存其說而無所宰制如是而後可以明經若於一切事物適采文字以施諸用如是而亦可以適用然則綱之所繫者大矣顧欲知一字之聲義又不徒求之於本字字者孳乳而生凡制一字必先有一字爲其所起之鼻祖爲其制字之所以然如予曩以著正揚論而窮溯招標杓三字之源招字則起於刀之上指標字則起於火之上飛杓字則起於勺之曲出則刀火勺三字乃招標杓三字之鼻祖而上指上飛曲出乃三字從出之所以然是以刀字票字勺字以及凡從召票勺之字其訓義無不究竟歸於爲末爲銳爲纖總不離乎上指上飛曲出之義而招標杓三字皆爲同聲是以同義且凡同一韻之字其義皆不甚相遠不必一讀而後爲同聲是故古人聞聲卽已知義所以然者人之生也凡一聲皆爲一情則卽是一義是以凡同聲之字皆爲一義試取每韻之字精而繹之無不然者若夫有等同聲之字至漢世而已不明然每見於歷代相承之訓詁古者多以聲爲訓往往有漢儒傳述之訓而亦自不知其訓之卽聲者則以其訓傳之自古聲已展轉而遷故雖述之者亦不喻所以謂漢聲已近今也蓋至漢世隱然已用四聲於是古音多失而訓詁之起於聲者不明諸訓具存精研之而可喻正不僅釋名專取於同聲之訓爲人所易見矣夫必待精研而後喻者予所言正以漢聲之已異於古聲故同聲之訓雖漢儒亦多未喻若今人仍以今音求之安得而喻其同聲則必破除四聲之見綜合古書曲折轉旋而後可以喻之非爲學之必事乎曲折轉旋也則以古今

聲義之遷流不得不爾故曰精研而後喻也且予以字義爲起於右旁之聲而有等字聲則後人見之以爲非聲者並有原起之義遷流已久而後人見爲非義者此非曲折力求於古安能得之故卽說文中之聲後人已有見爲非聲說文中之義後人已多不知其義者何況流轉四聲其聲又出乎說文之外而同聲通義其義又爲說文之所未及者乎則亦必待精研而後喻也設非然者見聲而不知聲見義而不知義則或反有以右旁因聲起義之說爲未確者而不知其說之無可易也夫釋名一書以聲解聲似已近乎因聲起義之說然亦第能體其全字之聲究亦未明其所以然起於右旁制字之本始蓋其師承如是仍得之於迹象也要之說文之聲義主於制字之後字迹之中而釋名之聲義乃主於制字之先字迹之外說文精求乎體義釋名切究乎聲音故其以聲相傳較說文爲別究之殊途亦實可以同歸蓋古人制字之源聲義本相銜而具備說文釋名各爲具體學者觀於釋名卽可見凡字義實由聲起其書雖未達而已略具津涯矣至於說文解義則自爲解義從聲則自爲從聲與義絕不相涉是義雖覈實而聲反蹈空竟莫明某字某義所以當爲某聲之故似若許氏之疎矣然以聲與義分言之自漢以來其足以正義而定聲者莫備於說文不有說文勢必至今日舉一字而不知其爲何聲不知其爲何義甚至不知其屬何偏旁無聲無義無偏旁則後之考古者將何自而率循之卽予今日已知右旁之聲之卽義要必循乎說文所列之偏旁聲義乃可進而求之然則許氏雖疎於明右旁相銜之聲義而明之者仍舍其書而無由問津是其書關楗古今實爲繼往開

來之極則則予是說乃仍得之於說文仍得之於漢晉諸儒之訓釋也予至不敏是說不過讀書之偶會尙未知其是否信然然如許氏者乃吾私淑之高曾平生之鑽仰若非是說稍可自信安敢起而議之要之非議之也乃正所以翼贊而明經傳爾所冀後之學者鑒予說以進求諸字之全則可以讀書論古與後世之但取字畫之是正而不必問右旁之聲義者不同也

與劉孟瞻書

月前三復大著深佩闡微使南北朝之學不終見覆卽左氏傳之義可衆共尋意者一見一否之泉於此而復抱也其書近類樸遬實懷縈紆不似蒐輯諸家僅窮可見而已近時金谿王謨集漢魏遺書功等匡績服賈劉衞亦掇數編然彼書循故籍之轍庶幾守閒此書伐正義之藩斯云作者矣僕因製序併檢諸

帙在旁五日忽雨不果弔屈適取顧氏一種析觀觸有諟見於是搦管抒臆輒明四義遽累多辭艮以鉤隱使之徑通冪周務其隙泯極圖隅反深謝稜磨非可遺爲後塵正以乞之先路而攻石未錯疑竇更滋遂復就許君之單辭窮諸籍之微義申之浹日又積萬言夫其詁渥爲霑小大皆由天象以涪爲涤出入已盡人爲一字之通周乎覆載而僕謂形聲之字右旁匪直爲聲斯解經無外之鎔扃爲說文未發之宧奧蓋字從言起言自性生非耳喻何由結繩不口區奚以類物聖人制器尙象百姓與知與能莫不壬之若乃釋名所載異字同聲虎通之詮隨文作義迥非斯術夫豈達塗就使窺見一臠躡其寸窳而沿溯未極辨認終疎要以張柅爲萬帛之統綱得筏卽干航之津渡會其體要則可使解顏相助聚訟胥捐若更深以方音豈猶迷夫

小學而蹉跎暮齒白駒之隙不留猗違後生馬牛之風奚逮蘭室自蔽著書無成雖欲紬繹不可得已乃者論深造則聽者皆倦導淳慕則謀夫孔多斯又一握爲笑振古如茲者也足下前世光伯後來道原榆棗洽其功深風雲互其氣厲屬當前之樸學豈非能賢有如斯之顓門所届莫量如何十稔既覿一笥未傾徒令懷伐木之實繁歎漸醴於往昔意如吾友其人其人者不可復覿然而山鍾川毓鄉閭已諡名儒日居月諸堂室須登繼者夫名物所證乃闓闢之維模范苟存卽方員之本由斯以況則今之僑胙非君其誰罄折肱之良援交臂之失冀此時矣且知言必先訓詁識字豈外經綸肩有替勝顧而一鞾洵乎恃君爲質勿以弁遺亦云微子之故非有璞進至於言之綦盡則待易燭而規我也草錄一册愧蕪蔓之甚斬切敎之

僖三十年傳鄭有昌歜服杜俱解爲昌蒲葅正義謂人名邴歜公甫歜其音爲觸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此不究六書之言也顧氏杜解補正以歜字爲誤謂其字當從玉篇音徂敢反訓爲昌蒲葅之歜字殆亦不究六書之言段氏說文注則云言昌陽氣辛香以爲葅其氣觸鼻故名昌歜其說至當然又狃於玉篇歜字之音訓而云蓋古本左傳有作昌歜者二字可相假借則非也蜀之制字其義本同於觸故觸之字起於蜀說文解蜀字謂葵中蟲上目象蜀頭形者正是上觸之象故加蜀以角則爲角之觸加蜀以欠則爲氣之觸說文解歜爲盛氣怒者是氣觸之本字也後經籍中一切引伸皆通用觸字因於氣歜亦書爲觸而置歜字不用則歜遂爲不經見之字其實與觸字一也觀說文之訓及正義廣韻集韻皆

讀歜如觸而齊顏歜亦作斶則歜字之同觸顯然然則昌歜卽昌觸也至於歡字說文以爲欶歡云口相就也其字乃加龍於欠而以爲聲龍乃詹諸之鳴龍龍音義同於蹙蹙卽同於詩戚施之戚爲蹙縮之象蓋戚施面柔則不能仰而蹙而口相就則亦蹙故歡以龍爲聲而卽本其義大凡字之以某爲聲者必兼其爲聲之字之義不徒聲也此說文之所未發者僕著書輒隨在明之若是則歡字與昌蒩何涉乎夫歜之音義皆如觸發之觸觸向外而向上故昌蒩之氣出取之若歡之音義則皆如蹙縮之蹙蹙反向內而向下於昌蒩何取焉且觸之音亦與蹙相似而不同何所取而假借所可異者歜與歡之本音一在燭部音觸一在屋部音蹙不知何以歜字旣變爲在感反歡字復變爲徂敢反廣韻集韻則歜爲徂感切兩字之變宛然相同原知不過由於音之相轉然觸蹙之於感敢並非正轉之音凡轉音雖由口吻而實有典型段氏所謂由其音均表之第三部可轉入八部者乃强說也顧其所以轉之故僕則知之僕生於揚而習欶語讀字多與古書相合如蜀字之音若欶讀則如叟非實讀爲叟也欶人口中之蜀自吳人聞之則如叟也此其音讀通於楚蜀是以後漢書董卓傳云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又劉焉傳云焉遣叟兵五千助之其叟皆卽蜀章懷不解其故而云漢代謂蜀爲叟非也乃彼地讀蜀如叟耳欶讀蜀如叟而其讀觸與蹙則音如集韻此苟切之趣趨等字千候切之鏃蔟等字亦非實讀爲此苟千候切也欶人口中之觸蹙自吳人聞之自然如此苟千候切也所以莊子諸大夫蹙然之蹙釋文云或作慽彼讀蹙近於慽慽蹙之音一也卽吾欶亦讀蹙如慽也所以趣趨

二字與蜀觸同在集韻燭部又入於厚部而爲此苟切也鏃蔟二字在屋部而又入於候部爲千候切也所以蜀聲之褥亦入於厚部也褥噣又入於候部也推之所以服蓼亦入於有部也所以嗾簇駷蔟等字亦入於厚部也所以福復宿祝遂畜等字亦入於宥部也所以轂渥牧族讀樧等字亦入於候部也以上各字若以吳人聞歙語實皆如有宥厚候等韻之音是以韻書部分彼此疊見而歙音實合於古書一歙如此他方可知故凡反切韻書之一字數讀及相傳所謂轉音者莫非由於方音之異以彼口中之讀就此耳中之聞聞者輒相率記載而別爲一讀其實此所別區仍卽彼之原讀如歙之讀觸蹙如此苟千候切者仍卽吳讀之觸蹙並非有所異殊乃其舌之各能如是而他方之聞而記載者不知也至於相承而觀記載反切之韻書者尤不知也此其由來遠矣僕以兩操土音漸染切磨得之過半故每見數讀之音輒知其故因而知歙歙二字之變入感敢二反並非正轉其正轉要當如趣趨鏃蔟等字爲此苟千候切之音何也前所舉集韻屋沃燭部之字多轉入有宥厚候部與歙讀一一相符則可見有宥厚候部分實爲屋沃燭自然正轉之音而非一歙之私音也然則屋燭部歜歠之音如觸蹙者實當轉入有宥厚候等部而如歙讀之此苟千候無從轉爲感敢部之二反也至於其所以變爲彼二反者則又異方間此苟千候之音再轉而聽如在感或如徂敢彷彿參差遂相傳記乃音之談會而成者非如段氏之說由其三部而徑可轉於八部也卽觀段書三部之字亦並無可轉入八部者也若云歜歠徑可轉入感敢之音何以同於歙歠本音之他字如觸蹙者及凡屋

沃燭部之一切字絕不轉入此部之音而偏多轉入有宥厚侯部之音乃獨此歜歡形似之兩字轉爲此音則並非由音而成反似從形而得夫屋沃燭等部之字既多轉爲有宥厚侯部之音與歜音正同則僕謂歜語之所讀者實合於古書而可爲典要也卽可見所謂歜歡之當轉如歜音之此苟千侯切者確有可憑也至屋沃燭部之字絕無轉入感敢之音者則段氏之所謂可轉爲在感徂敢切者無憑也卽可見歜歡讀入感敢之音歜語所無卽果韻書不合則雖四方亦必無之也是則歜歡兩字所變之音其爲由於參差再轉者無疑也然兩字何以適合而皆變轉此音要並未嘗適合也何也字爲形似之字音非正轉之音焉有他字不轉惟此兩字適合其參差移易而齊曲轉爲此音以赴其形似者蓋初時變轉此音不過歜之一字後以

歡字形聲俱近遂誤以所轉之音混淆於兩字之下因以所釋之昌蒭亦混於兩字以致有移歜作歡者是以玉篇沿承其誤遂直以歡爲徂敢反而昌蒭蒲蒭矣段氏見其本音既相近所轉之音又同所訓之昌蒭又同遂不破而强合之以爲可以假借抑思此兩字本音雖近而實不同義更不同字非經見音非正轉安有適值此似類實殊之兩字又適皆曲轉此不應轉之音以供昌蒭孤義之通假者且所假之字但取同聲而假借非謂字義之合符安有歡爲假字而反直踞本字之義居然訓爲昌蒲蒭者且卽歜字亦必加以昌字而後爲昌蒭若僅一歜字豈得遂爲昌蒭歜尙如此安有僅一歡字而可訓爲昌蒲蒭者則顯然玉篇之誤也玉篇混相承之一徂敢於歡故歜下反無此音至廣韻集韻之感部惟列歜字而感敢部中並無歡字蓋相

承如是則僕前所謂初時變轉不過歌之一字者可於兩韻證之惟兩韻僅以一歌字訓昌蒲葅正蹈前說之誤乃集韻於歌字又別出一支加艸於蜀上作蘸更誤中之俗字在制此字者蓋亦見夫僅一歌字之不得爲昌葅故加艸以飾之然亦不成字體矣僕之所以明歌歡二字者如此試更統而釋之曰古者制字之始皆起於物象歌字起於桑蠶之蜀歡字起於詹諸之蠉其義皆見說文矣然桑蠶何以爲蜀以其首觸也而以蜀字象形則蜀卽觸也詹諸何以爲蠉以其皮縐也而以蠉字會意諧聲則蠉卽縐也夫縐字而何以卽蠉與趨皆芻聲趨字在厚又在燭縐字在宥又在屋又說文引周書至於婦人今梓材作屬婦在宥部而又近屬則可見芻聲之入於兩部而縐字之在屋部者與蹙蠉同也說文詹諸其皮蠉蠉實卽蹙蹙而詩

鄘風蒙彼縐絺箋謂縐爲絺之蹙蹙者蹙與縐非惟義同音亦同人但知鄭之箋義而不知其兼爲箋音此正如說文解歈歡爲曰相就歡與就非惟義同音亦同人但知許之解義而不知其兼爲解音說文又以蠉爲卽戚施之戚其戚亦卽鄭箋之蹙此等通洽非許鄭不能也蓋戚卽蹙蹙卽蠉蠉卽縐而縐又卽就故說文以歡字之俗體爲嗷可見蠉就同聲是以就聲之字如嗷嶕蹴蹜蹴揪等字皆在屋部又多入宥部而縐字亦與戚蹙蠉同在屋部也凡此蠉戚縐就等字皆同音同義韻詁顯然至於蜀歜雖亦同爲由屋沃等部轉入有宥等部之字然與以上各字迥不相蒙卽聲音而亦顯難通假則以其取以爲聲之字義本不同則其聲有閒也所以然者凡字先起於物象詹諸爲物象以其皮縐故制蠉字爲縐字之所由起自人作絲而

後孳爲縐字以別之此一義也桑蠶爲物象以其頭觸故制蜀字爲觸字之所由起因牛牴觸而又孳爲觸字以別之此別一義也逮後世一切引伸相率通用觸縐二字遂置蜀蠭不用於是蜀蠭之義不明而不知歜歠二字以蜀蠭爲聲卽以蜀蠭爲義雖蜀蠭聲近而實蜀蠭聲殊明乎歜卽是觸而歠卽是縐則兩字中從何徂感從何假借並從何昌葅然則昌葅之所以爲昌歜者不過因其辛香氣觸偶用其歜之一字而已矣凡此以上所言及反覆於屋沃有宥等諸韻部者乃以明歜歠皆不得爲感敢之反切實所以明兩字之截然異義迥不相通惟歜字易明而歠字難明故解歠字者十九歠字明則歜字益明矣然則昌歜之爲昌觸而與歠字無與也審矣至前謂蠭匊之音與蜀雖近而不同乃說文引書之嫋字今文作屬又若匊蜀可通用者不知說文以縐爲婦人旌身自爲古文之義屬則正義所謂屬於人之屬婦別爲今文之義蓋正以蜀匊音近致古今傳字異殊並非嫋屬一義而相通用也

宣十二年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扃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杜解甚爲教顧氏杜解補正引傅氏之說以甚爲毒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顧氏謂杜解甚爲教於義爲長蓋晉人困厄而楚人顧教之脫險旣脫而復有譎言故傳書之以紀異其言如此夫毒原甚字之本義故說文如此訓而定四年傳管蔡啟商甚閒王室哀元年傳甚澆能戒之二十七年傳是甚知伯杜亦俱解甚爲毒然此傳則非其義傳云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曰或者人少之辭偶然失墜之辭以下文繹之蓋不過廣車一乘當陷隊之危急

若楚人毒之則殆矣尙安能脫扃拔旆投衡而出乎此訓毒之不合者一也且如使爲楚所毒而晉人勉自脫扃則其時禦楚情形應多支絀安得楚人自毒而晉人自脫扃自拔旆投衡險迫之中一如無人之境晉雖如此楚人其能已乎此訓毒之不合者二也且以文義論之晉人之不能進不得出者因廣隊也非因楚人之毒也若如毒字之解而玩傳文則自脫扃以下之辭又似因楚而非因隊蓋傳方言楚人相毒而卽以脫扃拔旆投衡緊承於下豈不其辭竟似爲解楚之毒者若曰非然爲問楚毒何以解之乃其辭實非因楚而傳文明明終置楚毒於不顧是則楚毒一語儼若贅疣言之無因不如去之反適諒傳文何至如是之不適也故必不訓毒而後其語非贅疣也此訓毒之不合者三也且使其時果見厄於楚人則必戈矛相向曰逼之可也刺之可也何因虛言毒而又文之以甚當兵革相交之際應以何者之舉動爲毒乎此豈如甚閒甚澆甚知伯之諸多情事不得不以毒字形容者乎此訓毒之不合者四也且如使楚人毒之而晉人勉自脫行方當仇之不暇何爲而有大國數弃之謔語乎方將遁之不暇而暇謔乎此訓毒之不合者五也且甚之訓毒說文解之杜氏於左傳亦數解之而許杜於此傳則皆不用此訓其非此義可知豈有待傳氏反拾許杜所棄之訓以正許杜者乎此訓毒之不合者六也然則傳氏反徒爲好事矣至於杜氏訓甚爲教亦非義理教字之訓原先見於小爾雅段氏說文注則以此傳甚教爲諰誠之借字然晉人廣隊其須脫扃拔旆投衡以爲出陷之計者晉人豈不自知而待楚人之教乎安有楚智晉愚若此者乎此尤至易明者而顧氏乃以

其說爲是何也然則何解爲是乎曰此正當如說文卑舉之說無可疑義棊字者卑字之假借也說文云卑舉也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卑之黃顯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其文如此夫說文心部因別有棊字乃許氏不以傳文列於其下而反列於卑字之下則可見其本字之當爲卑而棊乃借字矣段氏說文注引糸部綁字或作棊是其明證彼皆从糸故爲異文此則各从知爲借字也蓋傳文之爲卑於義實當夫舉者非謂全舉其車也車陷而不能進正須多人助力移舉車上機礙重物以爲釋卸輕便之地若非有人助舉則脫扃拔旆投衡之事晉人力將不繼助之夫是以少進再助之夫是以乃出卽今時道路陷車之情狀也是則棊之爲舉就傳文觀之明甚蓋楚人初次助舉晉車俾晉人得以脫扃原冀脫扃卽可得出隊所乃一卸

也及脫扃後不過少爲進步而馬又還而不進則其勢非僅脫扃卽可得出計非再卸不可於是楚人又助舉其車俾得拔旆投衡然後乃出傳文顯然如此故下文謔云吾不如大國數奔卽解嘲而寓致謝之意夫彼時不謝則疎致謝則辱抑且無以自處固非莊語所可措辭稱之曰大國則隱然今日戰敗遜楚一籌謂之爲數奔則儼然往時戰勝自高一幟如是而悉歸於謔感私而不辱公得體而非忘義此其人之善於辭令所以可記也傳之所記專以此也不然瑣之又瑣曷關於大事而記之若如顧氏之所謂記異者殊不足記也然則棊之爲舉也審矣蓋其時晉軍已退不戰所遇之楚人見晉單車故助之如此若謂楚人不當助晉杜氏之訓教獨非助乎試更申解之傳文云不能進者謂入隊所不能前進其曰少進者謂少進步於隊所

曰乃出者則謂直出隊所而登孔道故其或言進或言出之文義似若相違而實一也至杜解拔旆投衡謂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夫旆乃大旗安能置臥衡上若使置臥則旆愈橫長恣礙繽紛垂飾繫重車轅拖逼馬首勢更阻於帆風豈能反便登陟蓋拔旆投衡自爲兩事謂既拔去旆又投去衡投者謂投之車外與拔旆互文拔者亦投投者亦拔去此兩物於車外則車輕馬便乃可得出若云置旆衡上無論事義不合卽文義亦豈得謂之投也至投衡乃專與上文馬還關合者蓋衡以縛軛所以伸用於平地若仰行出坑則掉重馬首礙難登陟故必去衡乃使馬驤首而上然後便力此其所以投衡之故也但衡既投去何從縛軛蓋著柧以轅爲主按皇侃論語疏云卽時車柧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柧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轅兩頭又別取曲木爲柧縛著橫木以駕牛脰是則無橫木時柧木亦可自縛轅上皇疏又引鄭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是輗軏所以持衡而皆在轅蓋軛亦卽可牽貫輗軏故是時雖去衡而軛遂暫著於轅俟既出然後復衡耳彼時倉皇之際人馬併力不爭車制故但可就理測之若臥旆衡上則安有是理乎

襄二十五年傳表滔鹵杜解滔鹵爲坶薄之地正義引賈逵云滔鹹也是皆以滔鹵爲瘠地杜解補正引陸氏曰滔鹵地宜鹹者而云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滔爲何者之地夫陸之說鹹仍卽賈語如信其語則滔已明明卽鹹何以又云未解何者之地如不信其語則當云滔非必鹹何以但云皆以兩字成文如此等條徵信存疑兩無可託也按滔之爲坶薄爲鹹古無此義

而淊實無難解也夫淊者澆之對也澆者磽之同也莊子繕性云澆淳醇散朴卽淮南俶眞之澆淊散朴淮南齊俗亦云澆天下之淊是淊與澆對孟子云地有肥磽淮南修務云肥磽高下諸傳注皆訓澆爲薄孟子注及荀子前後漢書等注亦俱訓磽爲薄是澆與磽同又淮南注及詩傳國語前後漢書等注皆以磽爲埆則澆義亦猶在土之埆夫左傳之淊鹵猶孟子之肥磽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从西省象鹽形蓋鹹地不生五穀則卽訓磽爲薄之義釋名之所謂地不生物爲鹵也鹽形象其堅塊則卽訓磽爲埆之義易說卦之所謂剛鹵也蓋磽埆卽爾雅釋山之礐舉故釋山云山多小石礐而釋名釋山云山多小石曰磽小石正說文之所謂鹽形者卽鹽碱也然則鹵卽是磽磽卽澆澆與淊對磽與肥對則淊實卽肥磽之肥是以質薄曰魯質厚曰淊體薄曰澆體厚曰肥皆此義也鹵卽魯漢李尤賦臣雖頑鹵文選劉公幹詩注所謂鹵與魯同也且不獨因磽而知淊之爲肥卽諸書淊字之訓亦多與肥訓同如淮南齊俗注訓淊爲厚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訓淊爲濃詩毛傳訓濃爲厚而秦策注亦訓肥爲厚考工記士虞禮內則周語等注皆訓淊爲沃特牲饋食禮連言淊沃周禮赤犮氏疏云淊卽沃而魯語及文選西京賦注訓沃爲肥淮南墜形注訓沃爲盛而廣雅訓肥爲盛是淊與肥之義展轉相訓則淊卽厚卽沃而卽肥也然說文乃又訓澆爲沃者蓋澆沃之本義皆爲灌溉本非專言厚薄故說文訓沃爲溉灌而卽訓澆爲沃正澆灌之澆卽廣雅之訓澆爲漬僖二十三年傳疏之訓沃爲澆水者今人於澆薄讀梟澆灌讀交而古音則一且卽澆沃二字亦本同聲故二字猶並存於廣

韻號部然澆沃二字中本無關於一切之厚薄也其所以分爲一厚一薄者蓋澆乃薄沃而沃乃厚澆故引爲一切厚薄之通義而以水淖沃之淖亦屬厚澆亦卽通爲厚義浸久則並其澆灌之原義而失之而豈知其所謂厚薄者卽在原義之中是以前舉淖字之訓卽以禮經之淖沃入之蓋彼文之淖沃實卽諸書訓肥訓厚之源也若說文之訓澆爲沃自爲灌溉本義與諸書之別訓薄厚絕不相蒙而他書肥亦沃厚淖亦沃厚則是表淖鹵之淖明明卽沃土也卽肥磽之肥也試更明之夫兗州之地之所以名魯者以其地之黑墳也墳卽磽卽鹵黑墳尤鹵之甚故謂之魯禹貢墳與壤爲對文黑墳與白壤更爲相反之對文冀州厥土白壤馬注云壤天性和美也周禮大司徒注亦云壤和緩之貌禹貢之壤乃本質之和美故曰性大司徒之壤因耕墝而和緩故曰貌夫和緩之貌與和美之天性非淖而何也淖和淖美之義書不勝舉其見於訓詁者如素問五常政大論注訓淖爲和漢書敘傳集注引莊子之澡淖淮南作澆淖是也故漢書景紀注訓醇爲不澆雜文選思元賦舊注及後漢書張衡傳注卽訓淖爲不澆不澆卽不磽也又論語集解訓純爲和諧呂覽注訓純爲美離騷注訓純爲至美純亦卽淖史記平準書索隱謂純與醇同是也故淮南原道注訓純爲不雜粹不粹猶之不磽也此言淖字通於壤字之訓和美者也惟淖醇純三字皆通是以漢書循吏傳注訓淖爲不雜而賈山傳爰益傳等注亦訓淖爲不雜易文言崔覲注莊子齊物注等亦訓純爲不雜其三者皆同訓者乃其本文之義實相同而不得不訓者也至淖字和緩之義則卽見於

論語之純如其曰純如者卽形容上文從字之象論語注以從爲放縱之縱而說文訓縱爲緩故皇侃疏云言樂又舒縱其聲純一而和諧縱旣訓緩又曰舒和豈非和緩也純之和緩卽壎之和緩也此言壎字通於壤字之訓和緩者也夫肥與磽對磽與澆同而壎卽明明訓爲不澆且墳與壤對文而義同於鹵乃壤之義明明卽同於壎然則壎非壤而何也非肥美而何也說文云壎不澆酒也然則壎爲不磽之地何疑也至壎與鹵謂之表者惟其不同所以分別表識如傳所云沃饒而近鹽則正壎鹵之交若非表明何以分別故下文云井衍沃者卽用此表出之壎地而置鹵地不用表之者正所以爲井之地表爲標識井則施功也其曰衍沃者卽壎也沃之爲壎卽儀禮之壎沃也是以大司徒以衍與墳對文猶之禹貢以壤與墳對文也或謂傳文自鬻掩書土田以下爲甲午日是日旣已表之安能井之夫鬻掩設施諸事豈能日計曰甲午者始作於是日耳故下文云旣成而後授子木也而賈杜之所以解壎爲鹹爲埆薄者蓋正以礙於下文之衍沃以爲不應重複而豈知傳文之無礙也然卽礙於重複亦豈可無故訓而以意解之乎其無故訓者其必無故訓者也襄三十年傳取我衣裳而褚之杜氏解褚爲蓄是以褚爲與儲相通之虛義而不喻傳之與下卒伍對文而當爲實物陸粲解褚爲衣之橐則知褚爲實物蓋本於集韻以褚爲囊而易之爲橐而又不悟字之音聲是褚字杜陸各解其虛實一半也成三年傳云荀罃在楚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莊子至樂云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中可寘人而又與綆對

交是褚乃實物非僅如杜儲畜之虛義然褚之著物要卽由儲之音義而起儲虛而褚實凡字引伸皆然故集韻解貯爲積云或作褚著通作褚則謂褚卽貯字其所謂貯者卽杜意中之儲其所謂積者卽杜注中之畜是以貯褚褚爲一卽以貯儲爲一乃正如杜解之虛義也集韻又別解褚爲囊則又如成三年傳及莊子所指之實物也是杜陸兩解而集韻以兩列兼之也然彼知褚之爲實物者乃但循乎左傳莊子之文義以見其不得不爲實物而究未明其音聲之本然是以臆解之爲囊橐其實非囊橐也蓋褚卽廚也古時封與者同音廚之封卽儲褚著之者亦卽貯之宁是以杜以儲義解褚集韻以貯字同褚皆義之由聲而合者其所從來一也至集韻之褚則合宁者爲一而成俗字然亦可見其字義之出於聲音而後乃展轉而有此字也明乎此則知褚之卽廚故踟躕之躕亦卽躇躕之躕之封與褚之者相同卽知廚之封與褚之者相同然則左傳及莊子之褚皆實物者皆曰幬而不知古人之已先用褚字也設非其字義由聲起杜注何以義等於儲集韻何以字同於貯然杜注及集韻既知其音聲而不能徹解者則不過就其相承之淺說而非實知古音之所以然若陸氏則又不過見左莊之指爲實物故本於集韻解之爲囊橐更並不知所謂音聲至莊子注則又置褚字不解蓋必聲音訓詁兼究而後知字之所以然也至若昧於音訓而以褚廚爲字形之異乎上之分者則後世之學非可讀古書矣

右第三條解滷鹵以魯之地名起於磽鹵因憶段氏解說文一

條有與僕說相背者特舉而併明之說文口部云谷山間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吕沇名焉段氏注之云陷當作洎字之誤水部曰洎泥水洎洎也水敗土而洎泥多是曰谷毛傳曰渥厚也沇爲九州之渥地如谷爲山間之渥地段氏之說如此夫字之專訓厚者未有不以爲美義者也其引毛傳訓渥爲厚是分明以沇爲美厚肥沃之地而名沇州而僕反謂其因磽鹵而稱魯國豈不僕言實屈乎夫使僕言果屈則自去其說可也何也僕所解者湆字無庸定解魯地爲鹵卽去此一說無不可也乃其說實彼書之誤渥爲厚遂一誤而無不誤故不得不明之試以說文折之夫陷與敗之非美詞夫人而知之也厚之爲美亦夫人而知之也乃其上句既言陷又明其爲水敗皃而下句卽以陷敗爲厚而美之安得有此說文也試卽以其注折之說文之陷何以見其字誤而改爲洎其陷字之訓云高下也段字彼注云高下之形曰陷且陷字从臽則正合此谷字山間高下之象說文於陷之爲泥則別以泥字明之於泥之帶水則別以水敗二字明之且上言陷泥下言水敗正以陷敗二字爲相銜之義在在分明是陷字顯然不誤若易之爲洎則反無山間高下之義而但爲泥水矣且卽泥水亦不合於谷字也何也說文云山間陷泥地其義以泥爲主謂淖泥之帶水若云泥水則是以水爲主而爲濁水之帶泥非說文所以言陷泥之義也夫陷泥原由於積水而文義既主於泥豈有所加之字反主於水以主水之字加於主泥之上則文義反背而不貫且沼沼字乃虛以形容泥水重疊之兩字並非實義安得引其雙虛之文摘爲一實而輒謂之沼泥在在支離是

陷字斷不得易爲滔字也乃段氏反易陷爲滔者其意蓋以曲合渥地之爲厚地以爲陷則不得爲厚必避去陷字而後可以言厚又以陷字不過僅於避陷而亦不合於厚則於滔之訓爲泥水而以水爲主者倒其義而以泥爲主故於水敗下一注之曰謂滔泥再注之曰水敗土而滔泥多是明明以說文之泥水倒其文爲水泥意謂泥多卽是地厚猶俗說所謂水過田肥者夫然後可以合於厚義矣此段氏之意也然其注中亦言水敗者蓋以易其陷不能復易其敗則惟有以敗字屬之於泥水相交之義而輕置之何以見其然也夫說文之敗字乃謂泥陷則地敗敗義主地而不註泥固不得謂之敗土而段氏乃文之曰水敗土則是故以敗字屬泥顯然卽以敗義屬之於泥水滔滔之中以成說文滔敗相應之文義以見其水敗泥多之卽爲地厚其意中直無所謂地敗也觀其水敗土而滔泥多七字直貫爲一句一義益可見矣若如其說又安得有此說文也夫段氏說文之學致精何至若是核之有二故焉其一則引毛傳之訓渥而反遺其渥字之訓詩簡兮赫如渥赭毛傳云厚漬也以漬字訓渥非以厚字訓渥也此外終南顏如渥丹信南山旣優旣渥毛傳皆不復訓按全詩並無訓渥爲厚之毛傳而段氏引之是引毛訓而反遺其訓無怪其不能以證說文之義而漫解之也此一故也然以段氏而檢經傳又何至若是則由其意中先有以渥爲厚之見存故檢毛傳時遂忽略而致誤蓋如詩之旣優旣渥厚之說易於在人意中非能時時實究渥字之本義是以如此此又一故也夫其所以遺毛傳之漬字者實卽由於胸有厚字之成見則二故原卽一故觀其易陷爲滔等辭則知

其誤實由於段而非刊書時遺寫一字故不得不辨之也且毛傳之訓渥爲厚漬卽使不遺漬字亦非段氏所當引也何也渥字說文訓霑其義起於天雨之漬霑逮引伸而後爲人事一切諸漬詩之渥赭人事也故毛傳以引伸之漬訓之至於以說文訓說文則其本書霑字之訓卽所伸諸漬亦復原在其中且從未有說文所用之字義而出其本書所訓之外者何爲舍其本書而反以毛傳之漬注之渥之爲漬訓而非證安用取他書也況毛傳之漬人事故爲漬之者也沇州之渥漬則積雨而積水並非人爲而出於地之自漬雖貌同爲漬而其義實不相當故段氏之引毛傳卽使不誤而其義已疎何況反遺其漬而但引其厚則因訓而轉致其義之相反也然而古來諸書之注其訓渥爲厚者亦有之矣夫渥之用爲諸漬引伸之通義也至於由漬而又變爲舍漬而言厚厚則疎於小學者遷流之舛訓而不得謂之引伸何也以離乎霑漬之宗而無復影響也如楚辭惜賢云芳鬱渥而純美其渥字正以形容蘭蕙之如經雨澤猶詩沃若之如經溉灌也而王注訓之爲厚非其義矣又漢書賈誼傳云德至渥也外戚傳云蒙聖皇之渥惠其渥字中皆含雨澤之意而顏氏訓厚非其義矣然則渥字豈獨說文訓霑卽此訓厚之諸文無不訓霑豈獨說文毛傳不訓厚卽此訓厚之諸文實亦皆不訓厚凡此訓渥爲厚者卽按之於其所訓之本文而皆不合以作者之本皆不誤而誤於注者也又詩簡兮釋文亦以渥爲厚明明背於毛傳更不足論又廣雅釋詁亦訓渥爲厚彼書乃集衆箸而成蓋卽本於王逸之楚辭注者而玉篇又本之則訓之不可爲訓者也訓他書且不合奈何以之訓說文乎試

更以渥之所以不得訓厚者言之夫渥字訓霑之起義於雨澤不獨渥與霑二字也說文渥訓霑霑訓霖霖訓濡蝡聯遞訓無非雨義霖字从雨不待言矣濡以需爲聲而卽取其義故經傳中多有以需爲濡者雲上於天需之義卽濡之義也是說文所訓之兩義字字相承略無歧側觀其遞訓之諸字則可見渥之斷然屬雨卽以施之諸漬已屬引伸夫安得又復全去其引伸之漬而無端訓厚也至如詩之既優既渥在泛讀者以優字例之意謂渥與優對文可以爲厚矣豈知其優字乃憂之假借說文訓憂爲澤多而引此詩明之則憂爲既優之本字也詩以憂渥霑三字相承而屬於天雨猶說文之以渥霑霖濡四字相承而屬於天雨亦皆字字蝡聯略無偏側足見古人訓詁之精不必字書始見而下文以既足二字統結三言更極文章之妙且詩之蝡聯字義豈獨三言自其上文曰天曰雲曰雨雪曰霂霂霖而又益之曰優曰渥曰霑以後文之九字盡承屬於首舉之天若網在綱井然不紊於此益可見優字之不能孤立而必當爲憂則以憂證渥而卽以渥證憂不有說文何以使經義悉解至說文又有浸字訓小濡兒段氏注以詩之既足當之則非矣渥霑之後何反小濡且說文並未引詩則非憂字之例故讀書者取乎會通而又不可牽合也由此觀之則詩之既渥實卽說文之霑與本文之憂悉爲雨義尙且非引伸之漬遑言如後人意中之所謂厚乎然則渥字之不得爲厚也明矣夫後世以渥爲厚何不可行而不能以之解古書何況說文今所解者說文故不得不如此也且說文之所謂故以沇名者謂沇州爲九州之渥地故其州名沇也假如說文訓渥爲厚何以厚地當

名爲沇沇字中未聞有厚義也若云以水爲名厚字中亦未聞有水義也則所謂故者無故也若謂沇通於衍沃之衍故水經注謂俗呼沇水爲衍水則衍卽所以爲厚然無論衍字本非厚義傳注中從無訓衍爲厚者亦無論呼沇爲衍卽水經注已言其因聲近而傳呼失實就使衍可通沇又可訓厚且並上文陷敗而置之不問而通假之義乃說文本書所不用說文一書原爲力矯通假而作其書中既以沇衍各爲一字安有解名沇之故而乃用衍字之義者此尤斷斷無之者也況衍與沇聲雖近而實不同故水經注始爲分出俗呼之異然則又必不能託辭於衍沃而說文之所謂故以沇名者乃實無合於厚字之故矣乃段氏亦正見厚與沇之無從關合則於故以沇名句下注爲沇谷音同義同竟似說文此語乃謂谷之以沇爲名而非謂沇州之以沇名者則由一厚字誤之而遂爲强說也夫如段氏所解則敗與厚既相齟厚與沇又無自相蒙使說文一節之辭乃成數橛何以爲文義良由誤會渥字故至於此則試舉說文而解之曰谷者乃山間積水之地水積而泥陷則其地爲水所敗故制字从口象其山間之形从八象其水敗之皃其音讀若沇州之沇者以沇州爲九州中積水之地故不以他義名州而卽以州中之水名其州其解如此後之解沇州者所以證前之解谷字也許君之辭簡備凡此所解皆明明在彼二十餘字之中者試申言之夫谷旣爲陷敗之義則必沇州亦本爲陷敗之地而後合乎文義不然何爲以沇州解谷也何爲解沇州之義於谷字陷敗之下也段氏惟不見沇州之言陷敗故誤渥爲厚而反易去谷下之陷字而不知沇州爲陷敗之地說文固已明言

之也於何言之則卽於渥地二字言之蓋以渥字屬地則爲引伸之渥而不得復以本義之渥論之矣夫人之所以不解渥地二字者蓋意中旣以渥爲厚而或又混渥爲沃也然沃者人事灌溉之定名而渥乃天人統會之衆漬義各不同今欲明渥地二字必知渥與沃爲兩義又必究夫地之如何而可以稱渥而後可以明之且欲明地之稱渥又必先明夫地之不得渥者而後乃可明之也夫渥之訓爲霑霑爲雨霑其義本起於天故人企雨而天澤之則曰旣優旣渥雨者水也水降自天渥爲膏澤乃渥之屬於天者美事也渥非訓美因其渥之屬於天而美之美在字外不在字中然渥可屬天而不可屬地何也渥爲雨澤雨之所至雖在地而不得稱爲渥地蓋雨卽地濕晴則地乾乾濕得宜而後爲美若稱爲渥地則常濕矣且卽使雨而常濕亦但可稱爲恆雨而不得謂之渥地以雨降自天非地自渥且雨終必止而地原不渥也則非渥地也此水之出於天之斷不得稱爲渥地者一也若以沃字之義言之說文訓沃爲溉灌此字之起於人事者與渥之起於天文者不同也人所溉灌之水雖及於地然必燥濕得宜不使地之偏於漬渥惟其不渥是以種蓺肥美之地則謂之沃土沃土字者謂其土之適於灌溉土爲地利沃則人事也假使灌溉而偏於漬渥尙何沃土之有故渥地二字實與沃土相反沃土者人操乎燥濕之名渥地者地有濕無燥之謂也且卽使灌溉而偏於渥漬其渥乃由於人而非地之自渥亦不得稱爲渥地何況安有此事也此水之出於人之斷不得稱爲渥地者二也至於川流之水各有水道而不涉乎平地則自溝洫以至江河皆不得謂之爲渥地更易明也此

卽水之出於地而亦斷不得稱爲渥地者也夫至於天與地與人之水各及於地而皆不得稱爲渥地然則渥地二字無可名矣然而渥地二字實已爲沈州之主名則不問而知爲積水之地耳夫積水則積川積雨皆在其中要之皆因地形之高下而致久積者也所謂陷泥地也所謂水敗也夫積水卽俗語所謂淹水淹之訓漬與渥同如禮記儒行注訓淹爲漬詩楚茨疏卽以漬爲淹水淹則停滯故說文訓滯爲凝淮南注訓滯爲止而諸書則積曰積滯淹曰淹滯說文訓渥之霑曰霑滯又由霑而訓霑之濡曰濡滯凡以上與渥通訓之字皆曰滯而魯語云敢告滯積以紓執事若以言水卽不啻言滯漬以滯之義本爲凝水止水也夫言渥而忽及於滯者以渥爲積水非滯字不明而又舉滯以通於渥義之諸字也蓋說文渥字雖止訓霑然凡此

以上所舉之漬字淹字霑字濡字推之如經典中之漸字浸字漚字潤字之類實皆合乎渥字引伸之通義夫引伸而卽爲通義者卽如霑字从雨義雖起於雨而不得以雨該眾漬卽不得不以霑屬他端是雖引伸而實通義是以說文訓渥爲霑而三蒼方言等書卽以渥爲漬猶之毛鄭之以渥爲漬且一漬訓也而諸書中渥字用之霑字用之濡字用之淹字用之卽漸字浸字漚字潤字皆用之乃至鄭司農鍾氏注湛漬之訓卽霑字亦用之是諸字展轉相訓其義皆與渥通蓋霑渥者不獨雨卽一切皆爲霑渥惟以霑渥加於地字之上而指爲其地之主名則必常渥之積水則卽滯字之義蓋渥之公訓爲水漬渥之爲水積渥之通稱爲水淹渥之究境爲水滯然則渥地實卽漬水卽積水卽淹水卽滯水也至說文之所謂陷泥者蓋水滯則

泥陷楚辭懷沙云陷滯而不濟注云陷沒也易繫辭疏亦云滯謂陷滯是皆喻人之陷滯而本義則水也又晉語云馬溫而止注云溫深泥也止戎馬陷則實爲泥之陷也則卽說文之陷字乃陷泥地之明證也說文之所謂水敗者蓋水淹則敗方言云漫淹敗也濕敝爲漫水敝爲漫漫與淹爲水敗故今俗語猶以淹水爲漫水其低下者則謂之渥水而廣雅亦以漫淹爲敗則實謂水之敗也則卽說文之敗字乃水敗皃之明證也夫惟水敗則泥陷惟泥陷則水敗此卽易坎窞之義凡積水之處皆爲坎坎卽水而窞卽陷故說文訓淤爲澱滓濁泥而張揖上林賦注卽訓淤爲漫以一淤字而互爲泥水之訓則更可見卽水敗而卽泥陷也而段氏乃易陷爲滔何以位置其敗字也且渥字之義更有須申論而益明者夫渥字與前所舉之諸字皆爲

漬義然則諸字豈竟一一相等而絕無分別乎則又不然也夫漬者水浹之統義也然漬之事物不一則制字之原又各有別析於諸漬之中者如霑從雨而沾聲則既取雨而必又以沾爲義淹从水而奄聲則既取水而必又以奄爲義此僕所謂凡爲聲之字必兼取其聲之義大凡訓詁如但解其字而不能窮合其所以爲聲之義其訓詁未有不誤者此說非以形聲而兼會意乃其義原寓於聲已成之字而非字由此作也蓋凡形聲之字莫不皆然渥雖霑其義乃起於屋凡字之以屋爲聲者皆主局限一隅之義如釋名訓屋爲奧風俗通訓屋爲止穀梁注訓屋爲覆蓋惟其有所限局是以爲奧爲止爲覆又釋名謂幄屋也以帛依板施之形如屋左傳疏謂在幕下曰幄漢書注謂帳上四下而覆曰幄王制注謂長不出膚爲握莊子李注謂捲手

曰握管子注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楚辭注訓偓促爲拘愚史記集解引應劭訓握齷爲急促而其字或作握齷喔咿齷齪諸書皆訓爲局促局小隘其實皆屋促二字也凡古屋促之字皆卽局促則屋字義同於局卽局踡之局雖人爲大屋而以視虛空則亦局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是以諸屋聲之字雖各施而皆本於屋義之局且如詩權輿箋云屋具也正義以爲釋言文而今釋言作握釋文又謂李本作幄是屋握幄皆義通於具嘗怪考工記匠人注亦訓屋爲具而不得其眞解諦觀注中三三相具之說知鄭氏亦本自未明何也具字所以解夫三之屋三而成具則其義必屬於三乃解之曰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如此則三之界限無所分何以見三之爲具爲屋卽出稅治溝聯以九何以見其分於三是漫然以井解屋也蓋屋之爲具乃相承之舊說鄭氏雖用而亦未喻及僕知屋義之如局乃知局之卽具蓋各方讀局如具者甚多不獨北人也屋之如局前已可見試更以井田明之夫司馬法所云夫三爲屋者謂一井之中凡三遂每三夫同一遂以承受畎水同一遂卽是同一屋故云夫三爲屋其稱爲屋者程氏通藝錄云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又自注云三夫三百畝如屋霤一遂共納之如承霤但以一木行水也其言屋義甚明蓋眾畎之象如俗語所謂瓦行其水入遂中之象如俗語所謂流入合漏此其象之所以爲屋而三夫同一遂卽同一屋也古義不必定以人所居者爲屋此象則卽爲屋是以屋之義通於局卽證於前之諸字而此三夫之屋眾畎分行正如枰局之眾亦卽局

於三夫之屋而成字也夫田間水道莫小於畮故雨集必先由畮入遂而溝而洫而澮而川畮水入遂如屋水之入承雷則畮卽屋也三夫三百畮卽一屋也迫近於田雨至田卽爲入屋故言雨之象自屋始非畮則不爲屋非屋則不近田所以雨澤及田制字而謂之渥蓋屋屋皆水則雨無不至屋屋通水則雨無不足矣此可見其義之所以訓霑而漬爲偏義所謂漬之事物不一制字各有其源也然則渥之制字與諸屋聲者之皆起義於屋無不同矣蓋渥之爲字合而言之則大何也一雨而屋屋皆霑足也析而言之則小何也當雨而所霑僅一屋也故必明其字之所以然而後隨處知其訓詁至渥象之小又可於程氏書證之其言云一旦雨集以大承小遞相承焉其承畮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夫畮卽受雨之屋屋爲

促之形三夫而後成一局由是而什伯千萬局統視諸此故溝洫之制萬井皆起於一屋屋之訓具具卽是局其可證者說文㬎㬥㬎等字皆以具爲聲而音皆爲居玉切之局在廣集韻之燭部集韻以㬎梮爲一字段氏說文注亦云梮卽㬎字然則古者具局同字也又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孔氏此說當出於舊夫句與具同音由此疏觀之必兼同義蓋文字斷言尚且聯字分疆而爲局豈有夫三成屋非聯人分疆以爲局者乎則具之爲局顯然也由此觀之則凡屋促之字字皆局也是以訓具之屋或書爲握或書爲幄而凡屋促之字其義皆爲局促卽鄭氏於易萃之一握爲笑亦注云讀如夫三爲屋之屋知此則知渥字之所由制矣夫前所舉諸屋聲之字義皆起屋何獨渥字不然蓋渥之起義於霑雨者正取乎雨被

入遂之途觀此所言可見先聖始立遂名乃卽爲屋流不暢而
設則是遂與屋爲暢滯之對舉而屋義之爲局促更自顯然夫
屋之流者渥也雨象在渥而不暢之象卽在渥故相傳以水之
滯流而不遂者皆謂之渥則由於屋義之原爲局促也其以渥
爲大者則屬於雨之統觀而非屬於渥之本字也若謂渥字不
如此解何以合於屋聲諸字何以从水專爲雨霑何以解於說
文渥地然則渥字以義言之則爲雨屋之定義以象言之則爲
屋雨之定形矣由此推之易鼎卦之其形渥卽此渥也今必明
乎餗字而後可以言渥餗馬氏訓爲健爲糜而於繫辭作粥鄭
氏訓糝說文亦訓健是鼎實之霑漬者也惟其霑漬故鼎足折
而餗覆則餗霑渥而鼎欹向下正與渥象相同王注以爲霑濡
得其義矣而未能解其形二字夫句中其字之文義緊承鼎之

折覆貫下則其者鼎也其形者言鼎折覆後之情狀也王注但
言體爲渥沾而不言鼎狀是止解渥字而不解其形二字卽渥
字之義仍未解也至於九家易及鄭氏虞氏說主於刑義皆牽
強古形刑二字通用然此文方言鼎象何應忽及於刑卽曰體
應三公言刑亦爲驀越虞氏兌渥爲刑之說殊非象義且句中
其字顯然指鼎則其形者實卽鼎形若以爲刑豈能被刑於鼎
若云非鼎安能以其字屬人若云渥字古本皆如鄭注从刀之
劇義實爲刑然九家易除鄭氏外亦多不出鄭後彼訓渥爲厚
大豈能作劇且九家易惟以渥爲厚大其所云罪重乃兼取上
文刑字虞氏何以以一渥字遂爲大刑且渥字原無厚訓就使
渥能訓厚必屬美詞安能反以屬之重罪且同一刑也九家易
與虞氏既用渥字以爲厚大重刑鄭氏又於周禮注引此爲劇

以爲不刑於市而送甸師義將誰適且覆餗卽應加罪止合虛論咎愆若如所云渥厚大刑剭送甸師易非律令之書何故遽成大辟且象鼎之三公非必同姓公族例亦不合刑於甸師若云此剭非在甸師鄭氏何爲於司烜注明明解此剭字且易之凡言凶者皆象在凶前事乃隱約而居凶後何因大刑已著始反稱凶且其象辭所云信如何者正謂覆餗之後形象如此信當如何之凶若大刑已著安得尙有如何之釋凡此以上如果刑字爲是則應義有指歸乃反絕無指歸則是並非刑字諸君不究形刑通用不尋渥字之眞乃至並不顧其字合上兩句之文義而意爲之解雖爲漢學僕不敢阿也夫所謂其形渥者以渥爲夫屋挾雨之定形其象欹斜而下而此時之鼎狀似之蓋鼎三足而止折其一則鼎方傾側餗雖覆而鼎未空餘餗在水有如停屋之雨鼎含餘餗猶之霤雨之屋夫如是謂之其形渥也夫是以謂之其形也繫辭之所謂德薄者知小力小者所以明渥字也薄與小卽屋之局促局小局陋也薄何以義同於小薄之言迫故諸傳注通訓薄爲迫廣雅云迫陋也左傳疏云薄者逼近之意豈非屋之促小而陋之義也曰不勝其任者所以指其形也曰鮮不及者所以應信如何三字而以解凶字也謂其鮮不及於凶非謂形爲刑也明乎易之其形渥更可以明乎說文之渥地矣且諸經中之渥字又有不可不明者考工記鮑人之事云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其文疾字一斷句不連澣字腥字一斷句不連脂字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渥之渥則腥字之義猶言潤澤言欲其柔滑而潤澤須塗之以脂則需矣需卽濡也濡卽渥也其文謂脂之而後

能渥渥爲潤澤所冀之革象虛辭也脂爲膏油所施之人事實物也脂非卽渥猶之上句澣非卽疾也乃玉篇廣雅皆訓腥爲厚脂集韻訓爲脂豐是直以渥爲脂腥字不見他書覈其所訓顯然卽本於考工記而誤爲斷句蓋其意必以而腥脂之四字相連而後乃以腥當脂也然觀考工記之文義卽書从肉之腥亦不得以當下文之脂字若此句以腥當脂豈不以上句之疾當澣乎必不能也且無論而疾澣之四字相連斷不成文若如其所斷之句卽其行文亦豈考工記之句法其所以誤斷者由於見經之前文有欲其柔而滑二語以爲此文重述不應句末忽加兩字豈知茶白柔滑之義已盡於前文此二句言欲其旣茶白而又疾則須澣之而乃堅經文側重疾字惟堅故疾也欲其旣柔滑而又腥則須脂之而乃需經文側重腥字

惟需故腥也需卽濡腥卽渥卽前所謂濡渥皆訓霑漬之義此鄭司農之所以讀如沾渥也頃見通人著書截而腥脂之四字爲句心竊疑之及檢玉篇二韻乃知傳誤自古久矣此亦關乎渥字之義者不可不正之也且經典中之渥字又有不可不明者考工記㡛氏云湅絲以涚水漚其絲又云湅帛以欘爲灰渥淖其帛又云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云云鄭氏於漚字注云漚漸也於渥字注云渥讀如鄒人渥菅之渥以欘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於沃字注云更渥淖之是鄭以漚淖沃三字爲一字也鄒人渥菅出於左傳作漚今鄭氏讀如之是直以渥爲漚故亦解之爲漸而與上文之漚字同訓則是鄭謂記文有兩漚字也鄭又以沃更爲渥淖則仍謂卽讀漚之渥是直謂記文有三漚字也夫使渥與沃皆同於漚記何以三字異文卽

不同字而但爲同義記何以不同書爲一字而異爲三文然此猶論字之迹象也乃其義理實有本不同者而鄭氏誤混之以至不能解此職之全文今必先明乎漚渥沃三字之義而後可以明毓氏之文也夫說文訓漚爲久漬則漚字之本義爲漬而渥字之通義亦爲漬至於沃字則本不得訓漬何也凡與水相深相入而後謂之漬漬之言積故何休公羊注以漬爲多積說文訓漬爲漚諸書訓淹訓浸訓染其以漬字引伸於他事者如曲禮四足曰漬注云謂相藉汙而死公羊傳云藉者何漬也呂覽云管仲有病漬甚可見漬者深入之義故前所舉霑淹霑濡漸漚浸潤等字皆爲水深入而訓漬至於沃爲溉灌乃浮瞥之水安得爲漬夫溉者滌灌之謂其字亦作概如周禮之帥女宮灌概既饋禮概鼎概甑概曲禮溉者不寫詩溉之釜鬵皆謂澆水滌器物故其義同於灌灌者斟注之謂說文以灌訓注又以注訓滴故凡諸書之言灌者皆謂以水從上注下如禮之灌鬱鬯則以酒酹地而謂之灌又如周禮典瑞以祼賓客祼即灌又投壺奉觴曰賜灌則生人飲酒亦謂之灌而沃水盥尸亦即是灌至於以溉灌施之於田土則極乎注水盛大之一端然人力澆灌之水浮而不積非能深入土脈故雖田土之溉灌亦不得爲漬何況溉灌二字本該乎一切滌濯斟注微細之事物而田土不過千百眾灌中之一事即如溉鼎溉釜鬵灌酒灌鬱鬯何漬之有且如曲禮所謂溉者不寫其餘皆寫者正謂溉者爲不漬而其餘皆漬其語尤爲易明故必知灌溉非漬則知訓溉灌之沃之非漬即如禮之沃尸豈亦令其筋血與水相漬入乎沃尸非漬即涪尸亦非漬涪說文訓漉漉訓浚浚訓抒抒訓挹挹

又訓抒段氏注謂抒挹爲出於水中是也故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汲出謂之抒詩生民釋文引蒼頡謂抒爲取出卽漉浚挹皆一義也是則淯之義同於抒挹淯沃者乃謂以手與水出入上下而數沃之耳若以淯物則取物出水卽不淯物而取水出水皆謂之淯其取物卽俗淘米淘井之意象故淯訓漉而訓浚其浚卽孟子之浚井說文之以濬爲浚乾漬米之義淘出淘入卽是淯也其取水卽俗之舀水舀卽詩或舂或揄之揄亦不定取水取物毛傳說文皆訓爲抒曰乃詩挹彼注茲之義屢挹屢注卽是淯也廣雅訓掏舀挹皆爲抒又訓浚濬爲溼並是淯義要之皆非漬也說文所云浚乾漬米者漬在先而浚在後考工記鍾氏云淯而漬之者淯自淯而漬自漬乃謂淯而又漬非淯卽爲漬也卽內則之所謂淯熬淯母者亦謂沃膏而上下出入挹注之沃之非一故謂之淯推之卽左傳之所謂淯十五乘杜注訓淯爲耦者亦正以其非一而謂之淯蓋淯者卽諄切反覆熟告諄字之義乃謂諄諄澆沃之再三故相傳讀淯沃之淯爲諄其實音無二讀此僕之所謂凡爲聲之字必兼其聲之義者於此可見一隅矣試待以堯字天字尋乎澆沃二字所以制字之義亦必無不合者此漢儒所未晰冀學者反三可也淯之大旨如此且灌溉淯沃四字試以詩之挹彼注茲可以灌溉二語釋之最明灌者注也溉者灑也其義彼此相互沃則兼乎注與灑溉而以注爲主說文之訓沃爲溉灌者兼乎注與灑溉之說也又訓澆爲灌者以注爲主之說也淯則兼乎挹注灑溉而以挹爲主禮之以淯爲沃者兼乎挹注灑溉之說也說文之訓淯爲漉者以挹爲主之說也惟淯之挹注卽於其水無所謂

彼與茲耳如是而四字之義無不明矣明沃而又明涊者涊明而沃乃可明且正所以明幌氏之渥涊左傳之涊鹵也蓋沃者澆之甚而涊者沃之尤沃已不止於薄澆而涊去之尤遠故說文以醇爲不澆酒而諸書多訓涊爲不澆因以涊沃皆爲厚義其訓詁之故顯然要之三字之皆爲漑灌亦顯然夫止於漑灌則無論厚薄皆未有與水切爲深入者則渥之爲漬亦顯然也是以諸書無以沃爲漬者惟廣雅以澆涊沃灌等字皆訓漬彼蓋謂經水皆得爲漬而未之深審故王氏疏證無以證之但疏之云皆灌之漬四字而已究不知其若何爲漬則可見其漬訓之不合於經傳無從徵引以明之也廣雅一書精之中閒有疏義以其采輯眾家在觀者實聚之耳又玉篇沃下有潰字之訓蓋漬字之誤則卽采之廣雅總之沃灌之義皆謂人事一切小大之挹注與沃泉灌河之由於地力者不同既屬於人事而稱之爲澆爲灌爲漑爲沃則卽本無漬義若人事而用漬則卽別有漚渥淹浸等之字面而不稱之爲澆爲灌爲漑爲沃古書具在歷可考見蓋此數字之出於人事者乃不漬之定義定名也凡此皆以明沃之不得爲漬者也然今欲明幌氏之文若謂沃必不得爲漬或反疑爲强說就使沃眞訓漬然漬之爲義不一則前所云又有各析於漬字之中者所當分別觀之也試以漚渥沃三字之漬言之沃者物在下而水從上注之今俗之所謂澆澆之甚則曰沃也渥者置物水中浸之今俗之所謂泡泡之透則曰渥也漚者聚物濡水而閉鬱之今俗猶謂之漚漚之音亦轉爲遏也所以漚者爲將舒洩其物物平不舒則必先閉悶之涵水而不露水使遏水氣不外出逼入物裏然後物氣鬱極

而外布凡所漚多是物毋未舒之質而非已成適用之物蓋將以潰之剝之抽之者也此正合於說文所訓爲久漬之漚者乃漬之屬於裏者也所以渥者浸物水中合其氣性令水物表裏融洽水適於物物適於水但使均透而非鬱水氣入物裏斯乃已舒之質既成之物浸之將以適用若成物之後更過則潰物而非潰質必致物敗是其不可漚亦無須漚者也此正合於說文所訓爲霑霑之渥者乃漬之屬於表裏者也所以沃者物乾則沃之使潤汙則沃之使淨水雖歷物而非令水物相融洽不責水氣合物亦不責物氣合水量可而施適用而止其功力止於澆注其本意亦非爲浸淹是其在田土則不能渥在器物則不可渥者也此正合於說文所訓爲溉灌之沃者卽以漬論乃漬之屬於表者也夫漚渥沃三字之分別如此乃鄭注全誤今不得不正之僕觀幜氏之文雖未知古人所以治絲帛之法然其文義則可見也說文湅縮爲練故湅之義統乎絲帛幜氏分湅絲湅帛二段而湅絲之中有兩事湅帛之中有三事必能劃而後能明之其云涊水漚絲七日者謂湅繭而始析絲也絲必繭漬而後可析故以溫水漚之溫七日蓋足當今之煑一日其不曰湅繭者繭卽是絲觀國語繭絲之言可證若云漚絲非爲漚繭何以蠶吐繭謂之吐絲且幜氏職掌絲帛若不繅繭爲絲絲從何得繭將誰湅然則漚者漚繭卽漚絲也此湅絲前半之事也自去地尺以下至水湅則謂湅已抽之絲而暴之宿之其云七日七夜者與上文漚絲無涉若以此七日夜屬之漚絲則前文之七日二字何爲者既前以七日二字爲界限固截然兩事也此湅絲後半之事也如是而治絲之事畢矣其以欄爲灰

四語謂灰其始成之帛欲令灰水與帛融洽故漬渥之又恐灰之沉散而不徧故淖而上下出入之淖雖非漬而淖乃所以助其漬故曰渥淖其帛至於實器淫蜃則灰而加粉也曰實之澤器則是出諸灰水器中而別入一器澤器謂塗澤蜃粉之器非如注之滑澤此時於滑澤奚取也此湅帛初始之事也自清其灰以下至明日沃而盥之則謂潔其既灰之帛其曰清其灰者卽是一沃不沃何以爲盥之也言清而不言沃者清卽是沃廣雅云沃盥也惟沃而後爲盥也清如周禮酒正之清彼清謂去其滓此清謂去其灰清乃沃水之實事非虛義也沃而惟恐灰之不去故盥而上下出入之盥卽是淖而不言淖者以上文之淖乃以濁水而入其灰此之淖乃以清水而出其灰其義不同故變淖爲盥也其曰沃之者此時旣清其灰而盥之揮之矣尙恐其不潔故再沃灌以清水而又於此水中盥之旣盥又實諸澤器而塗之以蜃不言澤器者塗卽是澤一塗字已包乎澤器二句也其曰宿之者謂塗之而歷一夜非下文宿井七夜之宿字也其下文之明日正以表一宿也前文沃盥不言明日因無所謂一宿則無待於明日也至明日沃而盥之凡沃盥三次則灰清而帛無不潔矣此湅帛中間之事也自晝暴諸日以下四語則謂以此旣潔之帛如上湅絲之法而湅之故其文一字不易此湅帛終末之事也如是而治帛之事畢矣按毓氏考工記之文所以記載職掌之實事者也與周禮五官實出一例故自繅絲以至成帛莫不全爲舉列如是而後毓氏之事備至其所謂沃之盥之揮之塗之者乃其按部就班之一一實事言一沃卽是一沃言兩沃卽是兩

沃非如相機行文可以意爲參錯蓋其清灰之時沃盥實止三次揮一次塗宿一次以理撥之其灰自無不清其帛自無不潔所聞之文應揮之時而揮應塗之時而塗不復再塗準物稱情了然層次安得如注所謂亦七日如漚絲者若治清灰之帛仍如漚未抽之絲其帛豈不潰爛且鄭氏於前文卽誤以浥水爲灰所沸水若如其言無論不合於繅絲之說卽其以後文之灰混前文之漚顯然顛倒記之文義此而未當無怪其不能解此職之全文也至於漚渥沃三字若如其注則是渥亦爲漚卽沃亦如渥而爲漚前後混同至不可解夫其漚字之注所云楚人曰漚齊人曰浸者卽楚辭九歎所云湛浸淫之淼谷兮夷蠪蠪之涸濁王逸訓浸淫爲汙穢者蓋物閉遏則穢濁所以爲漚左傳鄫人漚菅而曰何故使吾水滋者菅本不滋漚之於泥而後汙穢而滋黑鄭氏明知漚義而乃以湅帛之渥屬之且至以清灰之沃亦屬之何歟蓋鄭之所以誤者有二其一由於未解浥字鄭氏於周禮禮記雖以浥爲沸而其義總未透晰今試以俗語解浥字一語而明矣浥字以兌爲聲其讀卽如兌亦卽如對其相傳以爲舒銳反者由於方音之異著反切之時止據其一方耳如說悅銳脫稅棁等字旣皆爲兌聲卽皆當讀爲一聲何以每字至讀爲每音則由於偏據方音而相傳如是後世遂以爲典型耳浥爲兌吾詩皇矣兌對句連其讀如對今俗語猶然卽以酒論吾揚市酒有以木瓜百花燒酒相攙和者謂之木三對又有南三對實卽浥也卽古者沸和之說也郊特牲所謂明水浥於齊中故曰凡浥新之也謂齊酒爲水浥齊者謂卽以明水浥於齊中故曰凡浥新之也謂齊酒爲舊醳浥以明水則新也其下文云醆酒浥於清汁獻浥於醆酒

皆此涗也鄭注乃解涗齊自爲沛五齊使清而云及取明水則以明水涗齊四字分爲兩截而解兩截解則卽記文之明水涗齊四字先已不成文義故鄭雖以涗義爲沛而又解涗字爲清是究未徹明涗之如對且其注中亦卽引周禮幂氏涗水漚絲之文夫幂氏之文本無庸引於禮注而顧引之者則正以涗義之原未徹也是以鄭氏又不能解祭統夫人薦涗水之文夫祭統之涗水卽郊特牲之明水涗齊也而注云盎齊涗酌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若是則涗與水各別記文何得謂之涗水而薦之蓋由其專泥涗於酒而義終未徹故於幂氏則以涗水爲灰所沛水夫灰水在下文此文何從先沛安有先半灰而漚後乃全灰而渥者也鄭氏惟自覺其層次之未適因以渥字亦破爲漚而顚倒紊亂之則由於其意中泥於酒之以清涗濁而不知水之以冷涗熱而亦謂之涗温水者以冷對熱之水也今俗以水之冷熱相和者通謂之涗與涗酒同且凡物之攙和者無不謂之涗涗字右旁爲兌物之相和亦卽麗澤之義和兌之義故今卽以法馬兌物亦謂之兌乃兩兩相和之謂蓋俗語多相傳自古可以證經豈獨渥字而已說文訓涗爲財温水而引周禮以涗漚其絲蓋財温之水不偏於冷熱而温和卽謂之涗涗猶和義也謂各半而相和平聲之和卽去聲之和耳乃段注反謂若從許說則內則祭統涗字不可解良由不達其旨按內則並無說字其所言者蓋郊特牲出於誤筆非如毛傳渥厚之文誤引之而從其義也至於集韻以涗字列爲三切而分水酒之義則反切後之歧途耳要之鄭注之混乎漚渥沃三字者此一故也又其一則因見記文之盎仍卽前文涪字之義遂誤以沃

爲仍卽前文渥字之義此又一故也其實皆由於未解涊字以致全文皆誤則二故仍卽一故總之乃鄭氏之偶疎而未深察耳夫漚絑者鬱而漬之也渥沃之也則但澆沃而已不漬也卽觀其記文亦明明自言不漬何也盞之而卽揮之又盞之而卽塗之揮與塗未有不出諸水者則明明不漬也至於末之沃盞遂以暴日更不漬矣然則此記亦卽沃爲不漬之證也卽渥沃不同之證也夫渥沃之異人豈不知卽觀沃酒沃盥之類從未有書爲渥字者而無如易地則鄭氏猶且混之安知他人不以混於與沃土相反之渥地而許氏霑與溉灌之兩訓實可使羣經盡釋異說胥遷豈獨明其本書之渥而已也此以上皆所以明渥者也至說文之所謂故以沇名者並非謂沇字之義之關合於渥地乃第取乎沇之爲水之爲渥地也渥之義爲水而非爲沇以其水適名沇故以沇名言沇猶言水也夫使其實取乎沇之字義以爲名則但云沇州渥地故以治名足矣不必外言九州也何也沇自爲一州之水驗在當前如果與渥字義相同固可不外本州而已足明其共詁且沇僅一州之一水於本州爲主名於九州則偏狹亦不足以舉其詁義以較況九州故必言沇不啻言水而後可以舉況九州也以水之義統而大也其言渥地而舉況九州者言彼八州皆非渥水之地故皆不以水名惟此一州爲渥水之地故卽以其州中之水名之義止於水而不主於沇乃爲所以異於九州其名沇者其水適爲沇也故曰言沇猶言水也以文義非沇不明故不曰水而曰沇許書不著閒字故又不兼言沇水若劉氏釋名則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較說文多一水字彼文非水字不

明此文無水字已足也足於何見即見之其上文之九州二字矣惟其名沇意主於水之統義而後可以舉對九州若主於沇則一水小而九州滋大何足以之對九州故即其上文之言九州而下文沇字之意已見此許氏文義之精也更觀釋名之文正可見其實指他州不以水名惟兗州獨以水名爲說文之明證其八州不以水名者則即釋名所云青州取物生而青徐州取土氣舒緩荆州取名於荆山之類彼諸州皆不以水名惟兗州獨以水名則正合於說文之渥地水經濟水注引孔安國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則渥地乃似沇之爲濟源而出水水與水相譬而名蓋沇即沿字之義謂其地之沿水而已矣並非沇與渥又有相同之別義而猶待訓釋也至釋名所謂揚州多水而波揚彼揚非水名水非渥地與此說文之舉渥地而以水名者不同也如是而渥地之義明矣渥地之義明則魯地實因磽鹵而名而僕之說爲不謬矣蓋其所以名魯者因其土之黑墳所以名沇者因其水之渥地墳者亦渥渥者亦墳易說卦疏謂水澤所停則爲鹹鹵停澤者渥也沇也鹹鹵者鹵也魯也或謂沇州並不產鹽何以以其地爲鹵則即如表淖鹵之鹵爲埴薄彼楚地亦不產鹽並非爲鹵字之本義是以兗字之上从兗而其地即爲剛鹵然則沇州與魯地之名相因而合者也且試即兗字而明沇魯之義說文兗从儿兗聲按兗字不得爲谷聲段氏以爲合聲義屬牽強僕謂此會意之字但云从儿谷而已聲字乃後人誤入者今無論谷之是聲非聲要其字皆下儿上谷乃即一兗字中而兗之卦象已備兗爲澤屬於谷字上之半水也爲口舌屬於谷字下之口字也爲少女爲巫爲妾屬於儿字也

儿卽人也爲毀折屬於谷之山陷也爲附決屬於谷之水敗也爲剛鹵屬於谷之陷敗而磽埆也爲羊屬於谷地之羸瘠也說文解祝字云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引易曰兌爲口爲巫是其以口舌屬於兌中之口巫屬於兌下之儿可爲一證又鄭氏解兌爲羊之句而云其畜好剛鹵則正以兌之爲羊卽屬之於爲剛鹵而爲一義亦所可證特尙未喻其自取乎羊之羸瘠耳夫制字原與說卦無涉而卦象悉括其中若曰不然兌亦何取乎谷字而用之也兌之取谷兌之所以爲澤也然則兌又何以爲說說者兌之體澤者兌之象也故明乎兌字之取義於谷則並可明夫渥之爲澤地而沇之卽魯矣夫沇州雖非盡魯國之地卽魯國亦不盡系沇州而魯都在沇則實以地之大槩而名猶之齊地不專在青州而相傳則謂之青齊蓋斷未有沇魯之地而磽厚相反者今行役山東有山路湖路之別山路多青徐之地湖路多兗州之地每至春夏澤停水漲則湖路陷泥不堪進轍卽所謂渥地也沇之義也及其水退則土塊堅凝輪蹄錯落卽所謂黑墳也魯之義也卽釋名以魯爲鈍謂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亦謂魯取義於鈍兼言人地魯鈍卽鹵鈍也地之磽鹵亦鈍也古人質樸不必凡地皆錫美名名其實而已矣若夫他書則又有以美名釋兗州者如春秋元命包以兗爲瑞信或引作端爾雅李巡注以兗爲謙信或引爲信謹然彼意與說文無涉與兗魯之地土無涉僕惟在明說文明地土以證滷鹵篇中魯地之說餘不悉論也至於段氏說文注一書深明古義多可矜式而僕難之若此者則正以其書之不可及而不得不正其失以明經也

前奉寄數條末一條詳言渥沃之別於是沃爲溉灌之義習於胸中隨因他字檢一切經音義訝其引沃溉灌三字之說文疎舛蠻見特爲表出俾共知凡此等書之可采而不可奉也說文解灌字云灌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解溉字云溉水出車海桑瀆覆甑山東北入海一曰灌注也解沃字云溉灌也三文如此其灌與溉舉二水而以溉灌之義別見於溉字之下至精至括也凡引訓詁之書未有不愼舉其原文而可意爲增損者以訓詁本不過一二字若增損則必出其字義之範圍失其訓釋之神致所關似小而實大況說文每下一字必使如其義者無不入非其義者無不出夫是以舉其訓以備證諸經鮮有不合尤非後人所可妄厠一字乃是書輒任意漫引之其第一卷溉灌二字下引說文溉灌注也此雖說文之原文然說文乃以灌注也三字爲一句而彼以解溉灌兩字則似說文本以溉灌兩字斷句而注也自爲一句者雖說文之文而已非說文之句矣其第二十三卷兩引說文溉灌也謂灌注也說文無此文也第三卷又引說文澆灌漬也則令人不可解矣說文澆訓沃沃訓溉灌無論澆不訓漬卽沃與溉灌皆不訓漬且澆雖由沃而轉訓溉灌亦並未嘗訓澆爲灌而元應明明以爲說文之辭爲問此灌漬也三字之說文從何而來也其第四卷又引通俗文溉灌曰沃沃亦澆也漬也其所引之溉灌曰沃與說文同下澆也漬也之文則其所增者也第四卷引廣雅云沃漬也僕閱至此始知其前之以沃爲漬者乃從廣雅而來者也以其意中廣雅之漬而誣引作說文之辭者也可謂異矣其第五卷引詩傳云沃若猶沃沃然也柔也濕也亦云下溜也毛傳亦止猶沃沃然四字

餘皆其所增設今無毛傳則人將謂柔濕亦傳文矣其第十一卷引說文云灌溉也灌注也說文無此文也其第十一卷云沃猶灌溉也沃亦漬也澆也則不引說文而爲所自釋矣下文云沃美也濕也溉灌曰沃亦不引說文矣僕於此下更不復閱因思此等書之所以可重者以其所引書籍今多不存不得不藉爲菹醢推之如唐宋字書韻書類書皆然雖有功績然當識其涇渭分別以觀善爲采用乃世人反有據此等書所引以補易見存之書而其義非必卽安者甚至奉其顯謬之字句公然以爲圭臬良由不省遙源但窺近跡求古失古浸亂其眞僕見坐此病者甚多故聊於此明其無限中之一端以告後之善讀書者卽如所舉設今說文已亡豈不令學者皆信其所引爲原書而以之解字則字歧以之詁經則經晦乎由是觀之則其所引他書之不存者可知也而凡書之類於此書者雖不至是亦當研別希足下共證之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西漢傳經主於誦習章句而已其訓故惟舉大旨記說或非本義但取通藝不尙多書此秦燔後經學之權輿也逮後漢廣爲傳注然後語必比附經文字承句屬靡有漏缺至魏晉而解義大備此旣傳後經學之宗會也逍宋齊以降則多取儒先傳注條紬縷繹各騁辨釋而疏學以興寖及於隋撰著弗輟此旣解後經學之要歸也蓋古者徵實之詣至是而大具矣夫授經及爲傳注惟主一家之義疏則兼舉衆說疏通證明傳注乃所以明經故研覈之事日繁而輔翼之功滋大其疏曰義疏曰講疏亦專曰疏然疏者乃其一時著書之體並非其書必名曰疏

故當時成書亦多謂之義若以義配他字則如義宗義記大義雜義之類卽前代之誼也亦有專名義者若范歆伏曼容崔靈恩孔子祛等之書皆孤謂之義其書大都疏體如皇侃論語禮記義疏其梁書本傳乃專稱論語禮記義沈重周禮毛詩等義疏其北史本傳亦專稱義則義疏二字可以分隸不定以疏名書是以當時凡稱某某爲義疏者率通指體例並非卽其卷之命名卽孔穎達春秋正義序稱沈文何爲左氏傳義疏經典釋文亦云沈爲春秋義疏王元規續成而沈所著及元規所續書乃名義略又孔序謂劉炫亦作左氏傳義疏而炫書乃名述議議與義古字通用如後漢書許愼譔五經異義鄭玄傳則作異議卽隋書炫本傳謂炫著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述議而經籍志皆作述義隋書非出一手是以各書其志中孝經類謂王劭訪得孔傳送炫炫因述其議疏者卽指炫所作之述議議疏卽義疏也志文並未兼舉義議兩字邢昺孝經疏采襲志語而不達其文義乃揣義議爲二謂述其義疏議之非也且志辭方謂炫序述己書專伸孔義由是乃與鄭氏並立豈反主於取他本之義疏議之蓋議故卽義卽可見炫所著諸述義或據發由己或哀取損益亦非必盡出一狀若其左傳述義就孔子正義逆之則必兼采舊說錄其姓名以分別引伸駁正如吾友劉君孟瞻所云者假令炫書而存卽謂炫以前諸儒之說並存可也炫傳載炫著春秋攷昧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而新唐書藝文志則載炫攷昧十二卷又規過三卷述議三十七卷規過不見於隋書蓋卽從述議四十卷分出故述議止三十七卷然亦可見歐宋之疎矣至宋史藝文志則載炫春秋述議略一卷又春

秋義囊二卷或亦述議中展轉脫餘之帙幾不可考夫學者援後徵前顧難傳信又如隋志載春秋左氏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而朱氏經義考乃不言注竟似序爲炫作設無左證何以示諸後人故就考敘炫書名且致溯遑問其餘夫經賴傳注以傳傳注又藉疏義以正義者悉多湮沒卽賈服之春秋解詁解詁皆是足見疏學爲用至鉅然人知正義功在貞觀而不知此學之貫穿明贍萃於南朝執守精專又盛於河北當時南北分途講學及會歸隋氏二劉實經學之大宗故如炫之述議設非唐人刪爲正義則其書可至今存卽炫以前之說舉可存自有正義而後炫書廢而諸儒之說盡廢且不獨疏家之說廢卽傳注之說之存於述議中者亦廢然則唐人之正義襲故册而掩前編乃唐人之過也嘗慨左氏傳

一書凡杜氏以前之晉爲此學者其書皆廢於杜氏凡孔氏以前之晉爲此學者其書皆廢於孔氏何則杜氏之書名曰集解集解者自必匯諸解而集之乃其注中更不指系一人其序內則以經傳集解之目位置於分經與傳數語之下而與上文劉賈許潁反若相離於是孔氏遂聲稱其集由經傳與何晏之論語集解不同楊士勛穀梁疏亦如其說然試問取傳附經何名集解文義不待再思而明蓋杜意正以集解之名混於經傳相交又復盡乳羣言歸其釋例藉以遏先儒而不覺專名之念重若沉碑可想證也故自集解行而賈服諸家之書遂以日汨此傳注之廢於杜氏者也孔氏之書名曰正義正義者蓋謂正前此之疏義卽前所云諸書之名爲義者非空義也其名奉詔更裁意在不甘居贊定名曰正則必先有委棄前疏之心故其例

必守一家之注而不祔然後可以進退眾義而不復更舉其人至如禮記疏閒涉皇熊而體段嘗然不見毛詩疏空言焯炫而標著閻爾無聞雖復肅毓時陳崔盧偶掇然疏中精義之出於誰何祇成虛粕又況左傳之顛倒彌甚矣此固其臣之攘善或亦其主之忌名一紙蘭亭尚圖專殉可想證也故自左傳正義行而沈劉諸家之書遂以日汨此義疏之廢於孔氏者也然他經之有眾說固不可廢而春秋尤不可廢蓋易與詩虛而有則書與禮實而可憑雖有異轍未容離畔春秋介虛實之間一義之歧眇不易斷故其中大事非可取決一家乃自杜注出而諸解盡亡後人惟知有杜正義又例不破杜然惟杜氏輒即假傳以貢其私其短喪之說久爲前人訾議至其申釋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二語則吾友焦君理堂切譏之雖舊注此說多同不盡如焦所論然杜每及是條率爲深曲非若出於無心昔樂遜發杜違諒抑有當而其書弗傳若非畸餘炫說尚可僅見規撻前言則後人奉杜將謂可懸諸日月其義允協於春秋矣何可訓也孟瞻近著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一書鉤稽正義中所藏炫說及炫所采故義逐爲釐出使陳簡中混殺覆匿之迹朗若撥雲凡昔之自有而無者今復自無而之有覈實之思等於叩寂可云用心之勤即觀宋督弒君一則杜謂稱督以弒罪在督而又以孔父爲禍及其君夫弒君之罪既在督則孔父無罪也於此而猶交致之豈不督之弒君隱然翻列孔父首惡此杜以爲稱臣臣之罪者其深曲尚如此今孟瞻揭明正義公諸句下應具駁辭則必當有辭嚴義毅足以令杜氏心慴者語雖不存實可想見正義削而去之反空折劉之規過責以阿謬

其亦奚辭然則著此書以尋炫說雖意不主於非杜而春秋之大義躍如不獨釋辭講詁之是區繼絕存亡之可貴矣夫杜氏左傳之癖醇飫一生豈遂遜慙前昔正義葺經多彥稡古鎔今詎非精藝惟察其所短則不能盡予其長且正義晝杜而袒杜則杜氏雖短亦長募人以毀人則眾氏雖長亦短又況泯其籍號紊厥指歸罔非短人之長長己之短平心以論良復可嗤夫紬注所以伸經何形食蠹信今斯爲傳後豈預鳴蟬竊怪當時既欲黜劉又以爲本及醫之而瞀所從來坐使周行之助反喪於卬須胠篋所開致流爲疇孰其於蟬蠹抑又奚如就使刪定爲辭意殊乾沒而難杜申杜是劉非劉且概不知所屬則其蔽已多矣孟瞻敦愿模學非故發唐人之覆訖以靳舊疏之眞也舊疏明則傳注明而經亦明綴殘理缺之爲不在自摶別論蓋較諸陸傳二顧兩惠諸家補正杜書尤爲能得其要且此緒一出則使他端悉可類推爰以訂六代流風不徒娛雅雨河舊宿自有典型知人論世之衡於茲未墜行觀次第而暨於諸經也

清儒學案卷二十四終